

新大陸

詩雙月刊

二零二一年八月

New World Poetry *Simonthly*, Aug. 2021



紐約 Freedom Tower / 方壯夏

散文詩專頁
微山湖詩社女詩人輯
萊佐丁·司大林詩選
詩的標準
蓋德哈尼的天使鳥

185

目錄

目錄 封面裡 · 編輯筆記 封底裡

散文詩專頁

| | |
|-----|----------------|
| 秋原 | 脫胎換骨 3 |
| 方壯霆 | 落葉、孤獨 3 |
| 袁國奇 | 飄零的樹木 3 |
| 逸雲 | 好一個人間六月天 二首 4 |
| 徐金秋 | 坐在風中的老人 4 |
| 路志寬 | 父親 4 |
| 鄭建青 | 虛與實、再見 5 |
| 少沉 | 斯喬爾登 5 |
| 杜文輝 | 雜技、危險的山桃花、蝸牛 5 |
| 陳銘華 | 世說新語、吻、藍血球 6 |

詩創作

| | |
|-----|--------------------|
| 楊河山 | 珠穆朗瑪峰會走路、丹頂鶴 6 |
| 老哈 | 懸浮、流轉 6 |
| 張堃 | 荒蕪之臉的側影 7 |
| 謝勳 | 太空棄物場 7 |
| 王勇 | 父親的雙臂 7 |
| 嚴力 | 現狀、發言權、打鼓者 8 |
| 叩求思 | 麥死 8 |
| 張朴 | 疫情孤兒、夢想的書 8 |
| 張耳 | 在海巨型的部份找 9 |
| 蘇拉 | 夜曲 9 |
| 童童 | 雲、隱入日常…… 9 |
| 桑克 | 一首寧靜的詩 10 |
| 胡遠航 | 明月、炊煙 10 |
| 陳韶華 | 夏花三疊 10 |
| 應風雁 | 窗外有藍天 10 |
| 向明 | 詛咒八行 三首 11 |
| 胡文娟 | 靜水深流 11 |
| 羅馬蘭 | 悟、秋日 11 |
| 馮晏 | 囚禁第 67 天、耳朵裡的引力 12 |
| 夏子 | 安定劑減量後一隻蝴蝶的夜禱 12 |
| 琉璃 | COVID-19、天空之城 12 |
| 杜風人 | 口單一、二、三 13 |
| 余問耕 | 城事微觀、虛掩之窗 13 |
| 黑馬 | 煤炭書 13 |
| 林煥彰 | 那棵老龍眼樹 二首 17 |
| 秋子 | 廣州憶夢、一大患 17 |
| 水央 | 問候 三首 17 |

| | |
|-----|-----------------|
| 許露麟 | ID 晶片、史詩 18 |
| 銀髮 | 何況是海外的越南華人 18 |
| 殷剛 | 午時三刻 18 |
| 達文 | 晚詞四首、廟門外 19 |
| 冰花 | 過敏 19 |
| 依雯 | 愁緒 19 |
| 唐宇佳 | 左眼太陽右眼月亮 19 |
| 李國七 | 秋水誓、做盡無奈的事 20 |
| 施漢威 | 蝸居 20 |
| 徐益民 | 錯覺 20 |
| 徐夢陽 | 童話 20 |
| 冬夢 | 荷花的身世 三首 21 |
| 遠方 | 望月 21 |
| 夢楚原 | 晨、端午節、寫詩 21 |
| 王性初 | 咖啡屋外的小黃傘 二首 22 |
| 李斐 | 原鄉何處、城 22 |
| 魏鵬展 | 碩大的手掌乾枯了、茶涼了 22 |
| 古松 | 辯士 23 |
| 戴狂 | 面具 23 |
| 蔡可風 | 祝福 23 |
| 方明 | 紐約 24 |
| 陳葆珍 | 緬懷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 24 |
| 彭國全 | 春雨、太陽 25 |
| 林啟 | 初程、疊峰 25 |
| 高潤清 | 疫苗新語 25 |
| 于中 | 牆 25 |
| 非馬 | 酒窩、皺紋 26 |
| 宋遜 | 一封信 26 |

微山湖詩社女詩人輯 14-16

譯詩

| | |
|-----|-----------------------|
| 戴皓天 | 萊佐丁·司大林詩選 27 |
| 蘇拉 | e. e. cummings 詩選譯 28 |
| 夢楚原 | 樹／喬埃斯·基爾默 29 |

評介

| | |
|-----|---------------|
| 李白雲 | 詩的標準 29 |
| 王朝明 | 鳳簫聲動星如雨 30 |
| 楊于軍 | 蓋德哈尼的天使鳥 32 |
| 劉耀中 | 革命詩人馬雅可夫斯基 34 |

詩訊

封底裡

No.185

顧問：

非馬 (芝加哥)
 鄭愁予 (康州)
 葉維廉 (加州)
 張錯 (洛杉磯)
 羅青 (台灣)
 (排名不分先後)

主編：

陳銘華

編輯委員：

陳銘華
 達文
 遠方

名譽編委：

李雄風 (洛杉磯)
 榮惠倫 (芝加哥)
 冬夢 (香港)
 劉耀中 (洛杉磯)
 施世雄 (三藩市)
 謝勳 (三藩市)
 王克難 (爾灣)
 余問耕 (越南)
 李國七 (吉隆坡)
 王性初 (三藩市)
 吳懷楚 (丹佛)
 陳聯松 (北加)

公眾號編輯：

蘇拉

脫胎換骨

疫情初期，人人自危，除了戴口罩，常洗手，保持距離，更深居簡出，沒有必要，儘量不出門。同時，人人更注意吸收營養，鍛鍊身體，增強免疫力。

可是，我卻偏偏在這關鍵的時刻腸胃犯病。我撥電話想找醫生，不知道撥了多少個，居然一個也找不到——平常恨不得天天要看你來賺錢的傢伙，一個個都像小偷似的，不曉得躲到哪裡去。只聽到電話錄音說什麼診所停擺，有急病請撥 911。開玩笑！這時候的醫院都塞滿了感染病毒的人，去了豈不是自投羅網？我只好自己胡亂吃一些消炎止痛的藥，可是腸胃一直不好。這樣捱了兩個多月，體重竟然掉了 20 多磅，頭髮也掉了不少，人瘦了，皮膚顯得乾皺，我四肢無力，精神恍惚，苦不堪言。幾經周折，終於找到一個不怕死的老醫生，他馬上讓我檢查大小便，結果出來居然是沒有感染或腫瘤，只是腸胃神經紛亂，除了日常飲食清淡，要多攝取含有益生菌的食品，便可以逐漸康復。一聽之下，我既高興又生氣。高興的是自己沒有大礙，生氣的是這樣的小毛病，那些混蛋醫生如果早點看我，事情不早就解決了嗎？

在疫情的陰影下，我的腸胃經過這一番折騰，身體也出現了問題

。最先是牙痛，有幾顆搖搖欲墜，瓜熟蒂落。我的視力好像也變差了，看東西猶如在霧裏看花。聽力似乎也衰退，聽別人說話好像是空谷傳聲。而且，膝蓋也鬧疼痛，現在終於明白什麼叫步步為營。整個人似乎衰老了很多。

幸運的是，今年，我也跟很多人一樣接種了疫苗。同時，那些混蛋醫生也一個個像出獄的小偷似的鑽了出來。我也一個個把他們換掉。

我先後看了牙醫，換了三顆牙齒。眼科醫生給我配了一副新的眼鏡。耳科醫生說我的耳垢太多，替我採了個乾淨。最後是骨科醫生，他說我流失不少鈣和鈉，要多攝取這兩種維生素，當然更要常做柔軟操，鍛鍊筋骨。我也一一照做，身體終於康復了。

本週一早上，我恢復上班。我在公司門前下車，這一刻，我看到玻璃門上一個跟一年前並不一樣的自己。噢。真像一條剛蛻皮的蛇。我想。一條脫胎換骨的蟒蛇！

然而，CDC 最新的報告說，感染新冠變種——Delta 病毒的確診病例正在不斷攀升。噢。這些傢伙居然也同樣的在脫胎換骨！

2021·大疫二年·加利福尼亞

落葉

默默地目睹門前梧桐樹逐日的疏落，就像那一天，我無奈地數著漸去漸遠的跫音。聖塔阿娜風仍在吹拂，歛歛歲月的記憶卻已淡化

然而，每一枚珍藏的枯葉都有經有脈，夾在筆記本裏，詩也活了

2021年2月18日

孤獨

前庭的夕陽餘暉未盡，後院的太陽能華燈初上。呆呆站立在前庭與後院之間的我，以今天清晰的憧憬，迷失在昨日朦朧之徬徨

反鎖在伸手不見五指的密室裏，不知過了多久；久至，忘了是洪荒之初夜，或是黎明前的黑暗

2021年2月19日

飄零的樹木

一座城迷戀上了你的蔥綠，蒼翠。城市之王，便昭告天下，立你為王妃。

那時，你還沒來得及與一座山，以及一隻飛舞的蝶兒餞別，鋤頭與劈刀就心急如火地勸你啟程。

你在汽車的馬達聲裡，淚眼婆娑，低聲抽泣。

楚楚可憐的模樣，彷彿千年前，一個被採選入宮的女子，坐在馬車上，惶惶不安。

娘親，是一朵開在胸口的格桑花，可以安撫世間的孤獨。

好一個 人間六月天

晨光明媚 我提鞋出門散步
感謝上蒼對我的眷顧 讓我這一
七旬老人 得到了三十餘歲白馬
王子的刻骨忘年愛 我感激的淚
水奪眶而出 灑進路邊的花園裡
開出朵朵的紅玫瑰 透過喜淚簾
我看到年輕酷又帥的愛人 他那
雙飛奔著的尼克運動鞋 朝我不
顧一切地衝過來 他那雙深邃英
俊的鷹眼 看不到我的年齡我的
外貌 只見他伸出有力的雙臂
擁抱住我的靈魂 把它貼在自己的
靈魂上 兩顆同心魂 合二為
一在清晨和煦的陽光下 漫走
徐徐談心 我們的情隨著太陽的
高升 越來越加溫 好一個人間
六月天

6/10/2021

我是馬蹄鐘上 的秒針

以我家為中心，畫一個方圓一里
的大圓，就成了馬蹄鐘。我是馬
蹄鐘上的秒針，早上踏著便鞋，
滴答滴答地跑三圈。正午我拖著
木屐呱嗒呱嗒地走兩圈。黃昏時
，我穿上運動鞋撲通撲通地跑五
圈……睡夢裡，我一直在腳踏踏
踏地跑。馬蹄鐘不用電，勁上的
太足了吧。

坐在風中的老人 父親

——致袁隆平先生

時間能讓之撐起的還有多少，老人
是不知的。他坐在一棵稻子下，把
自己坐成了風。

風是淡泊的，風是深遠的，風是未
知數。像一粒種子，喚醒無數粒種
子。風一吹，種子發芽；風一吹，
稻花飄香；風一吹，滿世界裡金黃
。風拂過樹梢，掠過河水，吹過山
頂，追趕夕陽下山，又跟隨黎明升
起。

老人已無所謂得失。太陽在他身體
起落了九十多年，河流在他身體奔
跑了九十多年，萬物在他身體寄居
了九十多年，包括七情六慾。他快
要載不動了。

溝溝壑壑都被填滿。當然也是辛勞
了一輩子。說他耕耘土地，耕耘村
莊，耕耘世界，不如說在耕耘自己
。你看他的身體，哪一處沒被開墾
過？每一枚毛孔，每一根筋絡，每
一滴血汗，每一處心思。

密密麻麻，層層疊疊，參差不齊，
縱橫交錯。在漆黑的夜晚，可以與
星星比美。在烈日的田埂上，可以
與雲朵比輕。在一隻螞蟻的飢餓裡
，可以與金子比重。在月光的寂靜
裡，可以與森林比遼闊。

慢慢的，就把自己耕耘成一座大山
。山中什麼都有，只等無數粒種子
來認領，仍然棲居他的肉身，長成
一棵大樹，不停的喊爺爺。山中什
麼都有，只等你打馬歸來，佇足或
懷望。

2021年寄自湖北

父親

一、

一生都不善言辭，他用行動表達語言。
高興時，一杯老酒；發愁時，一袋旱煙
。將自己在塵世的根，深紮在這泥土裡
，他把自己當成是一株另類的莊稼，總
是低頭向著大地俯首鞠躬，抬頭向著天
空感嘆感恩，心存光明和溫暖。
晨曦中，向著田野走去；暮色裡，向著
家園歸來。兩點一線，構成父親簡簡單
單的一生。

二

偶爾的一聲咳嗽，震顫得夜色都瑟瑟發
抖。最嚴重的那一次，讓那頭老黃牛，
都為他流下了眼淚。喜歡喝酒，但不酗
酒，父親說，酒裡藏著體內的火焰，看
著他開懷暢飲的樣子，我的心中，有火
焰在燒。

汲取著大地的營養，補充給自己堅硬的
骨骼，豐盈起自己有血有肉的人生。一
行行的足跡，留給這柔軟的泥土，這是
父親人生的一部史書。

他說，自己身上的莊稼人的泥土味兒，
一輩子都不能丟。

三、

漸漸地，父親老了。老了的父親，頭頂
上結滿了刺眼的霜雪，如同別樣的鋼針
，扎得我的心生疼。還是偶爾抽抽旱煙
，還是偶爾喝喝老酒，還是偶爾咳嗽幾
聲……

只是，聽母親說，這些年來，父親說向
我們兄弟姐妹幾人的時候更多了，這話
，導引出我的熱淚兩行。一生多風雨，
一生多苦難，一生也沒有多大的成就。
但就是這樣的一個父親，在我的心目中
，就是一部大書，就是一輪太陽，就是
一座山！

■鄭建青

虛與實

1.
大千之美在於有形，海有浪山有脊人有體。然有形之物非永恆之物。若要永恆，須如茫茫宇宙，無邊無際無形無體。

荒漠夜
寂寂星光
散穹蒼

2.
生命是有形的存在，死亡是無形的虛無。一旦靈魂出竅，是飄遊於永恆的虛無抑或重生於短暫的生命？

回首人生
死路牌
擋在眼前

再見

如果我騰空化為一縷青煙去太空遨遊，請不要對著天空悵望。人生一場，當開懷大笑。笑聲中，天依舊藍，水依舊綠，芙蓉依舊開。如果再見，我會在天堂門前敲鑼打鼓，把你花轎相迎。

黃昏窗
閑看一枝
女郎花

■少況

斯喬爾登

第一封信裡面是空的，信封上沒寫收信人的名字，而是寫著三天後的日期，信是從英國劍橋寄出的，地址字跡潦草，寫字人心不在焉。我在信封背面看到一些痕跡，印證了我的猜測。這個寄信人想破解密碼，卻把自己變成了密碼。

第二封是他在船上寫的，抱怨天氣和自己的怯懦。“工作艱難，卻是值得的。我知道，只要我不開始，一切都無從開始。”我記得他寫過這樣的話，但我最近經常失眠，容易把牧師說的話和他信裡的內容搞混。我需要喝點阿誇維特，活躍一下記憶。

等等，我聽見木匠的咳嗽聲。婆娘死後，他心情一直不好。我怎麼講笑話給他聽，他都愁眉不展。“笑話不夠嚴肅時，本身就是個笑話。”他冷不丁冒出這一句，差點噎到我。我想他並沒有搞懂他的僱主在說什麼。當然，我也只明白大概六成。有一次，他拿著圖紙，讓我找人幫他在山坡上建一座房子。“英國太熱了，也太熱鬧了。”這個是他和我說的，但我敢打賭，他不會對木匠說同樣的話。

2021年寄自南京

■杜文輝

雜技

在高處，在空氣中，鐵架之間。女人從男人的手裡飛出，被另一個男人接住；從另一個男人手中飛出，被又一個男人接住。不斷地飛出，接住，接住，飛出……女人翻著跟斗、魚肚白，如魚得水。女人和男人穿插得分外開心、得意、藝術。觀眾驚艷，刺激，喝彩。然而，上帝忽然從觀眾椅子上站起來，摘掉了帽子，大喝：“停下來，停下來都給我停下來。”

危險的山桃花

懸崖再沒有塌，塌到露出它紅色的根和血管的時候，再沒有塌。崖畔上的山桃花，釘在十字架子上，像演雜技，獨舞。對於不同的風，肯定要迎合一些，但擺幅肯定要小；對於各種各樣的雨，將臉貼上去。相對於其它山桃花，它必須開得比它們更早，更加粉嘟嘟，更紅。

蝸牛

當我用小棍子打它，它一動不動；當我用小棍子撥它，它的腹部緊緊吸住大地。如果我執意要弄翻它，它的腹部會拔出血。對於我的惡，它不憤怒也不怨恨，不逃跑也不反擊，不散發煙霧和毒氣，只是將頭和身體慢慢縮進去。當我離開（其實沒有離開），它又會出來，一毫米一毫米地散步……

2021年寄自甘肅

■陳銘華

世說新語

浮世妄言網語充斥，乃至同一民族亦糾纏不清，自許詩人的稱所寫為“詩歌”，一輩子便詩歌詩歌樂此不疲……舞文弄墨尚且如此自瀆，難怪不同語言翻譯溝通會引起誤解、齟齬甚至戰爭

文明或者真的宜簡不宜繁，文字要回到結繩，語言要回到老人與狗對話的層次，大家纔能相親相愛相安無事

2018年7月19日

吻

介乎暈眩和窒息之間，口和口罩的愛戀……彷彿直到猴年馬月，“乃敢與君絕”

2021年5月28日

藍血球

血愈擠愈碧愈稠，恐龍猛獁先後敗下陣來，獅虎鯨鯊也已岌岌可危，飛禽走獸花鳥蟲魚……每日萬劫不復者，不計其數。繼“冠蓋滿京華”的憔悴，他們又散播“新冠滿星球”的謠言了

我們不介意污名，正努力集結再教育與人類共存

2021年7月15日

●散文詩專頁

■楊河山

珠穆朗瑪峰會走路

珠穆朗瑪峰每年向東北方向移動4.2釐米
珠穆朗瑪峰每月向東北方向移動
珠穆朗瑪峰每天每個小時向東北方向移動
珠穆朗瑪峰每分每秒向東北方向移動

(與此同時，珠穆朗瑪峰
每年每月每天每時每分每秒向著天空增長
每年3cm，半個鉛筆那麼高)

珠穆朗瑪峰會走路
高大的巨人，珠穆朗瑪峰朝著長春的方向行走
珠穆朗瑪峰十年移動了40cm

(如果再過去一億年或者一百億年一千億年
我好像聽見腳步聲——珠穆朗瑪峰
會不會來到哈爾濱？但也許它將變成大海)

丹頂鶴

一旦出現在天空中能夠呈現出任何一種圖形：
長方形，三角形，梯形。
任何色調：白色的，黑色的，紅色的，
或這些顏色相間的，
每一種色彩都難以描述。
空中舞蹈的幻象，精神不好的人會認為，
一輛流線型的微型機動車
在飄浮，一個羽毛帳篷，
紫紅色穹頂與橢圓形窗子的，
人們偶然間就看見了它精緻的輪廓線。
一群吹奏銅管樂器的人，
盤旋，盤旋，好像出席假面舞會，
一艘飛艇，無人駕駛那種，
引來另外許多飛艇。
所有的一切奇思妙想幾乎改變了我們
對它的認識，它們落在地上，
奇妙的平衡，翅膀收斂，
人們會認為剛才發生的一切不過是一場夢。

2021.6 寄自哈爾濱

■老哈

懸 浮

去酒店開房喝酒吃飯買單
去購物中心購物
去買車
去買房
買股票
網購
併購公司
購買人心
還有什麼是可以買的
政府
國家
地球
太陽系
銀河
宇宙
是誰在暗中操作
又有誰懸浮時空之外
靜默參玄

流 轉

社會經濟不停地流轉
農民出賣農產品
工人出賣勞動
商人出賣差價
妓女出賣肉體
藝術家出賣藝術
金融家出賣金錢
哲學家出賣思想
宗教家出賣靈魂
哪又是誰
在出賣戰爭
在出賣政治
在出賣病毒
在出賣人性
是否會有那麼一天
出賣不再存在
人類已經完全喪失
任何購買的能力

■張莖

荒蕪之臉的側影

——懷詩人管管（1929~2021）

你竟這樣走了
不辭而別
好像身影還在轉角
如尚未唱完的二黃慢板
戛然停止在唱腔的餘音裡
而且，沒打個招呼
就把戲台空著
這絕非是你的表演風格
你竟這樣走了
不辭而別
這要從何說起？
請坐月亮請坐，還是
春天坐著花轎來？
你也曾說過荒蕪之臉不荒蕪
此話易懂不費解
只是活過鮑背之齡
多皺紋的臉灰暗了許多
頑童的心卻正年輕
可是，怎麼都想不到
你究竟是老了，或者
僅僅開個童心未泯的玩笑？
最終你還是走了
也許在你的詩句中，也許
在電影六朝怪談、策馬入林的改編劇情裡
直接去了天國
沒看清你的荒蕪之臉
耳邊卻彷彿響起你膠東鄉音
誇大的朗誦聲調
而你的側影在恍惚的眼前
一閃而逝

June 24, 2021 – Tracy, California

■謝勳

太空棄物場

史普尼克*領先
衝破了想像的邊界
探索那一片億百千劫
不變的漆黑
火箭衛星們
煙火般
各在外太空
不同的勢力高度上
花枝招展

膨脹的慾望
乘著火焰
紛紛飛奔太空
以等高繞著
自轉的地球盤旋
感染著地面的狂熱
彼此閃避

過時的慾望殘骸
滿天竄流
循著自己難以
控制的慣性
在無聲中滑行
在軌道上蠅蠅
時間彷彿是方程式
計算的永恆

直到

運行的衝刺
無法駕馭
永不懈怠的
地心引力
老邁的慾望
開始偏離軌道
下凡
在滯澀的歸途中
情不自禁地

■王勇

父親的雙臂

山，引所有的童年都仰望
仰望著歲月快快長高
長得像山一樣高
長得比山還要高

長高了的童年，望著山
山卻長得比日出還要快還要高
望著山的背影發起呆
轉過身來的山，竟會彎下腰
我才看清那是父親的臉

有天，我巍峨成高高的山
背後也有兩雙仰望的眼睛
可在浪拍礁岩的海島
再高的山仍高不過父親的額頭
而父親的背影
早已散失在岷灣的落日下

我想成為父親一樣的山
在堅硬的岩石上
鑄刻神奇的摩崖文字
字字驚心，步步牽引
牽引子子孫孫登頂峰巔
然後笑哈哈滑向童年
滑向那雙力拔山河的鐵臂

2021年4月5日於馬尼拉

自焚
業障未盡的
塵歸塵
土歸土
不知何處是自由
落體的歸宿

*1957年蘇聯把第一顆人造衛星
Sputnik 1送上外太空，開啟了太空
探險的競賽。

■嚴力

現 狀

找到了
擰緊詞語的封建力量後
往相反的方向
就能擰開
漢語生鏽多年的螺絲
所以很多人認為
這件事很簡單
只要把塗在牆上的太陽擦掉
就會看到建築的真實面貌了
既然如此
相反也是很容易的事情

2019.5.

發言權

天氣真好
躲在文字裡的規矩
也出門散步了
至於第三十五條的
憲法傘架上
有沒有傘面
最有發言權的是
下雨天

2019.10.

打鼓者

夢見長相時尚的果樹種子
在家園過度開發的土壤裡
以高科技的姿勢發芽了
並在花苞上直接奔放出了商標
“本產品不含防腐劑”的筆劃
沒有長成錯別字
我順手扯下一個果汁易拉罐

2017.9.23

■叩求思

麥 死

麥子死了
就該落地
麥子不該向上飄
不 該 向 上 飄
(因為沒有風)

麥子 向上 緩緩
一粒一粒
薏仁 向下 緩緩
一滴一滴
(只有我看見)
(大氣未曾擾動)

我喝令四十萬兵力
不准他們抬頭看
不 准 抬 頭 看
那景象
無聲地——
在光裡薏仁落下
在光裡麥子浮升

2021年寄自台北

懷著興奮的專利衝出了果園

等候良久的算命者
在市場門口淡淡地對我說：
別急
日有所思夜有所夢
我聽到有人在你心中打鼓
那個打鼓者
遲早會露面

■張朴

疫情孤兒

眼睛裡似火葬的濃煙
十級狂風也吹不散
恆河流下長長的苦味
思念的平原向心臟抽搐

病毒難道就是那些穿膠袋的陌生人
或是那輛嗚嗚而去的卡車
抑或垃圾裡未知的可怕蟲類

在牆邊喊爸爸媽媽
有如向深淵扔一塊名牌
只等到夜像一頭大黑貓翻起
來到屋前悄悄敲門——

夢想的書

三道牆向暗房裡傾斜
沒出現過的風
吹開那本無人讀的書
數十頁像日子同時翻起
流星雨在閃爍的框內灑過

斷句和新章離離合合
淵深稿紙浮起螢火的字間
沉色的邏輯學潦草
拖長於油黃黃的燈影
我同時在讀著兩個故事

窗外光華正濃
我獨自枕手躺著冷地
離頭上這本夢想的書更遠
引擎聲剛從樓下飛去

2021年寄自香港

■張耳

在海巨型的部份找

裸泳的人。氣流
已經不記得未來，過去的骨頭
都碎了，水曾經有多涼。男人的肋骨
女人手指骨腳趾骨手腕。易碎
把他們／她們／它們投入絞肉機
投入焚屍爐高質航空燃油火焰
中空爆炸，衛星都找不到
頭骨，腳骨，舌頭驚呼的飛沫
精確制導大規模投入日與夜
投入日與夜，焚燒的武漢
投入海，苦的鹹的死的

無邊無垠，我們載著各種器官
花枝招展地摔下
深藍血瑪莉馬提尼杜松子
二鍋頭紅星燕京青島
五糧液瀘州老窖腐敗的核彈
噴射病毒的彩虹工程
茅台停不下來就把瓶嘴從
唇邊拿開。手指頭從鍵盤從
字海裡翻弄氣泡，又一個懷疑

為什麼偏偏這個季節
海底回聲深深傳來
用你熟悉的語言？防化部隊
有了，近處不走也走不開的
圍成一桌。病毒披起皇袍，八筒
皇冠威光四射。外面 21 世紀的
救護車警笛噴薄，裡面白衣天使們
集體塌方，因為護目鏡後，心
肯定是空的，看不清從而也
聽不出你的苦楚。所有感覺一起下沉。

紛紛揚揚，偽鈔紅色革命
魚泥丸蟹黃包陽春麵筍乾菜
鹹菜雪豆二舅母的滷肉。小謝

■蘇拉

夜 曲

大雨漸漸停息
有人倚在風口
捻熄一根煙

故事講完結局，女人
關燈離去
廚房鐵皮桶裡，螃蟹
撞出砰砰聲
深藍色灰燼緩緩流過
克萊斯勒珠寶般的尖頂

一隻孟加拉虎
將頭湊近公寓的窗戶
它聽見一顆恆星
正遙遠地死去

因失明而滿懷柔情
夜尋找我
如撫摸過盲文

軟歌綿指聲輕肉膩。戰士倒斃
水濱：你的拳頭呢？手爪牙齒呢？
拄的拐杖呢？鬥雞凸眼呢？氣呀！
熱乾麵糊湯粉豆皮，早飯
塌方！腐敗！不平！又
日與夜向平庸的沙灘宣講
大義初心。偉人當年暢游湘江
肯定想像不出此時鮮艷陽傘下
花條浴巾裡小心拾起的
裝飾著五瓣白梅的扁圓裸骨——
海膽沙錢按內心需求食肉和
紛紛墜落的零詞碎語

2021 年寄自西雅圖

■童童

雲

當然，這是秘密
至於密雲將怎樣綿延到山脈——
它們並不知如何去治癒
我們的心

當然，這已是傍晚
地平線灼熱的反光，正在失去的
只是我們放開的腳步

當演唱會、迎春花
與冷下來的藤蔓，變為
風鈴花的淡紫色

這一切，是否在證明
我從未涉足此地？

隱入日常……

“我可能會忘記草葉的名字。”
一切偶然出現的自然與深思，它們
彷彿長滿青苔的礁石

人海蒼茫，工作多無趣
愛你的人，和你愛的人
我們都不會錯過
彼此的美好之生

——今天
我在窗口待了會兒
我想那裡
一定有靈魂未知的去處

2021 年寄自荷蘭

■桑克

一首寧靜的詩

我正在寫一首寧靜的詩，
但是我的心裡一點都不寧靜。
用出身農家的詩人的句子形容就是
我的心如同一團亂麻。
麻是因為什麼亂的，我只知道一點點；
而它亂成什麼樣子，我不敢細緻描述。
我知道如果我順利抵達描述的盡頭，
我極可能會拋棄麻而應用另外一個
可能更為恰當的東西描述它，比如波濤洶湧，
比如複雜的迷宮。我放下圓珠筆，嘴裡喊著 stop
站在白色的懸崖邊上。松樹之巔，
翠鳥之間的交談彷彿嘲笑。跨過去就結束了，
就是一些懶人或烈士追求的真正寧靜。
而寧靜其實是有聲音的，而無聲則充滿
恐懼的針對耳膜的壓力，彷彿電流通過
粗皮包裹的銅絲，嗡嗡的，
蒼蠅與蜜蜂，隨你挑選一種……
我的本意是想說我並不怕什麼製造恐懼的東西，
但是請你別打攪我，我正在書寫寧靜。

2021年寄自哈爾濱

■胡遠航

燈熄了
黑暗驅不走
牆角的雪光

明月

窗外
夜空之眼
用瑩白
點亮我的夢

炊煙

我來自尋常人家的柴火
衝破煙囪
只為變作黑夜中的明星

2020年11月

■陳韶華

夏花三疊

藍色繡球花

鮮亮鈷藍的午後
為紅而藍 為黑而藍
為毀滅而藍 為衍生而藍

喜極而泣的小獸 泣極又喜
為消亡的夏日 在噴泉與雕塑周遭
低徊 扼腕 懺悔 祈禱

一如藍色大海中的漂流瓶
盛滿海底兩萬里 神秘的戀人
一萬年前 不可解讀
不可挽回的信箋

我盯著它 世界突然消失
它盯著我 一片藍色閃電中
唯一的陰影

鳶尾花

凱旋門上會歌唱的王冠
王冠上會飛翔的希望藍鑽
芯片裡潛伏著億萬隻蝴蝶
涅槃之後露珠中的愛情

我在蘇家河畔石榴的花蔭中
偶遇西域歸來嗒嗒的白馬
馬背上繫著漫天的青草大湖
湖心裡倒映著戴勝鳥的藤蔓

也許，我見到的一百種花朵
都不是花朵，感恩遇見
我的眼睛在勃拉姆斯E小調的
雙簧管中失去一切顏色

司花的女神啊 阿爾忒彌斯
請一定拯救我於贖罪的花柱間

■應風雁

窗外有藍天

窗外飄進來
空氣、陽光、水
與鄰舍廚房
油煎香底嗶嗶剝剝
一條魚
逆光而上的影子

慵懶與無力
臥蓆而棲
索性裁下影子
剖開 或橘或藍
竿頭成對

慢慢開合他的鰓
他的口
咀嚼翻騰的雲海
悠悠底 悠悠底
風箏也有一絲牽掛

20210610 新竹

合歡花開十四行

塵世少有 天堂更不可缺
喜慶的樂音 樂音中的分婉
藍鸚隱身花光遮掩的樹叢
像是偷情的U盤

擦肩間，彩虹飛翔的羽毛上
我認出了五十年前
私定終身 自縊的少年
一縷鐘聲，從橋頭正定寺漏出
控訴了歡樂的艱辛

我把憂喜交織的頌詞
從落花的河水中撈出，獻給
迎面走來的晚霞
對岸，擊舉花樹拍照的女孩
比白雲更高 晚霞更紅

■向明

詛咒八行

那是一棵絕不隨便讓地的老樹
縱然經過無數次的傷春與秋鬥
縱然剝皮樣常被狂風扒去綠裳
縱然受孕艱困仍結出甜美果實

然老是背著它繞飛的那隻兀鷹
仍然嘴裡不時銳利的大聲詛咒
為什麼總不為我密藏可口獵物
你們視為的公平正義究在何處

2020/12/2

陌生的倫理

你不會侵犯到我
之間有道自絕的壕溝
我也不用去併吞你
都不過是群小螞蟻

在冰天雪地那一端的你
已不識我這亞熱裡親戚
我們已各不相屬相親
都是各吃各的個體戶
追求理想的不偏不倚
冷冷的建立起後現代
陌生化的報復性倫理

2021/2/15 大概快要葬身黑道了

時間說

某一天
時間透過它的老平台
在那牆上掛單一生的掛鐘
滴達的對我說
螺絲都已鬆動

■胡文娟

靜水深流

西貢的天空，沒有雪花
這裡沒有冬季
只有雨季和旱季
也許是絲路上一朵雪花
飄過來化成雨滴
再化成孤單的我
透明的我
熱淚盈眶的我

我把我也想成了你
同樣孤單的另一滴
再彙聚入溪
時而平緩，時而與水底礁石糾纏
每一刻都是水流
經年的游走

西貢河到了漲水的季節
清洗不完的往事
總是在暮色時分泥沙俱下
偶然的湍急
像愛意無奈的輕嘆
在水底，在無盡的汪洋裡
一圈圈波光粼粼的漣漪

2021年寄自酒泉

我一點也不吃驚
它的盡力盡心
始終無怨無悔
也毫無報酬代價
如要從此碎身暗黑
豈能留它得住？
豈能不那麼狠心！

2021/1/22

■羅馬蘭

悟

為一朵野花
一場隨性的夏雨
心懷不軌
狂風中
誰莫名的微笑
驚動了向日葵
驚動了紅螞蟻
這是一個剎那
無法停留
接近飢餓的風
見面敘舊
你坐南朝南
削一塊土豆
虛度人生
虛構一日三餐
吸土而起
如此完美的狂野

秋 日

秋天的女人
埋首針眼，偶爾
收到一封信
她仰望窗口，腰身聳立
雙手撫胸，過道裡
一團影子，徐徐
飛走
一些往事
隔著液體與牆
緩緩墜落
加深了空氣的濕度
抹平了
舊日微笑

■馮晏

囚禁第 67 天

影子殘留部份暗示你透透風盡快回去
每一個細胞都鎖著一種體溫
一匹馬，馬背上的路
目前，你只能偶爾隔空走一走
保持距離已把你推進一塊刷過油漆的木頭
手，剛噴過百分之 75 酒精噴劑
你提著番茄、蓮藕、洋蔥和幾隻蘋果
像一座孤島舉著鏡子
靠少量水份，你聞到的是奢望自由
以及返回日常，烈酒的氣體空間
此刻，你只能偶爾下樓，像這樣會會螞蟻
洞口傳來折疊，嚷嚷，推搡
地下也處於一片亂象
你抬頭，會會光，一隻貓“嗖”的一聲
躲到長椅下，公路一聲鳴笛抓住耳朵
是的，復工毫不示弱
人群重啟模式已經突破禁區半個多月了
2020 年 4 月 2 日晨

耳朵裡的引力

遇見風折斷樹枝你總是彎腰撿起
你每天跑步都能撿到一些意外
空中，喜鵲像一隻被黑白封面翻個不停的手
恐懼不斷地把鳥鳴倒出來
你繼續往耳朵裡裝各種語調和突發性
你還沒有跑出樹林，再去聞一下花壇
你還沒有被汗淋透，跑出焦灼氣味
你按下喜馬拉雅，《一無所有》《像
風一樣自由》
引力從耳朵落地，一部部牽回
歷史沙沙響，鏡子不停地被一些腳砸碎
傷痕累累的耳膜
降落三隻麻雀的對面樓第五層陽台又輕了
引力升高了仰視角度，深夜有流星入懷
總有一種驟停像一隻鷹準備新一輪俯衝

■夏子

安定劑減量後 一隻蝴蝶的夜禱

今夜，是讓子彈飛好
還是讓夢飛好呢

今夜，我不要醒著
也不要讓下一秒串心的長痛
陪我昏迷不醒

我嗜睡，卻不想從此翕翕而息

賜我一場短寐
我要讓夢飛會兒

那些琉璃，那些雲朵
那些蝴蝶，那些花兒
以及就要飄零的果，種種認真
起碼都還是會飛的我

醒來覺後都如如
不如讓夢多飛會兒

多飛一會兒是一會兒

註：子彈，指一顆形如子彈的抗
焦慮安定劑膠囊。

阻礙呼吸的是路，而並非氣流
比窗口還孤獨，笛聲像一根竹子從
空間伸出
風繼續翻動柳絮和你跑亂的頭髮
嗯，糾纏永遠是單調的
時間蹲在郊外一個半封閉院子的地上
春季已砸過五月的頭頂
卻始終未翻過一堵混凝土澆築的白牆
2020 年 5 月 5 日

■琉璃

COVID-19

花冠撒了
滿天碎花，成寂靜無聲的海
普天蓋地，漫過來……

我聽見，死亡的脚步聲
在門外，遊移
從門縫底下
冒著泡沫。。。。

汗黑的海水，蛇一樣
游進屋裡～～～

牆壁上
綠色的謊言，一層層剝落
全掃進了
大嘴巴的垃圾桶；

打開門，悉數塞進
死神的懷裡
走開吧，連帶著垃圾桶
永遠都不要回來……

天空之城

在城市紅磚的轉角，
在清水巖的切邊
遇見飄浮在空中的城；

2 月馬路上的汽車，
透明地穿過薄空氣
聲音，被吸進時間裡
旋轉的氣流，引來白粉蝶

揚起左邊分線的髮絲
我在等，那大小眼的機器人
捧著一朵小花，
出現在窗口

■杜風人

□ 罩 (一)

問天翁 高高飛
問高高在上的蒼天
為什麼地球上已經沒有言論自由
一陣狂風暴雨 滴下一句古語
沉默是金

註：問天翁乃神州一種鳥名。

□ 罩 (二)

人類的微笑 乃地球上
綻放最美麗的花朵
兒童的歡笑聲 乃天地間
旋律最悅耳的音樂

如今
孔夫子的天下大同
已經笑不出來

□ 罩 (三)

浮世繪坊間的罵街
貪官政客的口水戰
酒徒醉後張口的三字經

已經看不見咬牙切齒

■余問耕

城事微觀

一、
當雨傘變得可怕的時候
城市的天空
會變色嗎

二、
有人用盡各種手段
對一個城市說
我愛愛愛愛愛死你了

三、
白黑黑白都在
互傷抹黑
朝陽要來不來

虛掩之窗

關著的門
虛掩之窗
是拒是迎

窗外的風月
問
室內的詩酒
問
曖昧的燈光
問
繾綣的舊夢

若隱若現
虛掩之窗
是拒是迎

■黑馬

煤炭書

煤炭：煌煌一部大書
撥開歷史的風塵，皆是彪炳史冊的傳奇
一頁頁煤層，一卷古老的文明
多少煤的故事，涉過遺忘的冰川期
在漫長的沉睡中醒來

石頭書，記載了億萬年前的演繹
元古代、古生代的煤
在黑色的海岸線上泛著玫瑰色的黎明
——《山海經》中的石涅
在歷史的漫溯中追逐煤海的潮汐

在一盞礦燈的指引下
我們深入到歷史遺忘的角落
仔細端詳，一頁頁岩層，記錄著石炭紀
古老的森林靜靜地躺在那裡
那些活化石
讓煤的榮耀光芒萬丈

煤是極有靈性的
煤是石頭的至理名言，猶如警句
火——是煤炭最直接最熱烈最輝煌的語言
從物質到精神的轉化
燃燒的鳳凰涅槃，精神在升華

在一張張煤礦的地圖上
撒下的是地質隊員長途跋涉的腳印
一部《煤炭書》裡刻有老礦工的座右銘
我把煤炭獻給祖國！
從精彩人生的航線上，駛向未來

一部浩瀚之書復活了諸神的星空
煤是塵封的記憶，是火的精靈
一塊塊煤化石正長出一雙雙飛翔的翅膀來
煤炭書：一個盜火者的靈魂
我們窮盡一生也難以閱盡

■顧夢

本名馬洪敏，1980年生，微山湖詩社社長。著有詩集《顧夢說》。

冰美人

窗外，夕陽灑滿了天地
牆壁上的餘暉
婆娑著動情的舞姿
彷彿生命的盡頭就在不遠處
孤獨搖晃在酒杯裡

想要離開
連同那些好看的倒影
卻又無法釋懷
時間如此惆悵
彷彿在天地混沌之時

我願做這冰冷的美人
靜靜地蟄伏
守望。你的笑容一次次浮現
如同撕裂的月光
虛幻而空濛

“直到你眼中的烏雲
全部被吹到窗外”
而此刻，有衝出重圍的月亮
淒美的灑下一道光芒
炫出夜的火焰

■北琪

中國詩歌學會會員，內蒙古興安盟作協會員。

杜鵑湖

每一株杜鵑，都變得生動起來
隱藏多年的願望
述說了一遍又一遍

雨，落下來吧
湖底長出的思念

像岸邊的杜鵑一樣茂盛
我並不期待七九河開
也不奢望，八九雁來
我只是，想湖水乾涸，想沙漠日落
一直想到那棵枯樹收起發芽的心思
風一直在唱，唱它的似水流年
唱它的陰晴圓缺
它只是用了心，而聽歌的人卻動了情

■田原

原名徐夢瓊，1999年生，微山湖詩社藝術總監，現居無錫。

星星的變奏曲

現在是夜晚的十一點四十八分
耳機裡是網易雲日推的第五首
那我好想和漫畫裡的小男孩一起靜聽雨落
在春天的午後聽大提琴古典音樂
在海邊沙灘畫他的名字
秋天躺在軟綿綿的墊子上一起看黑白電影
在冬天的凌晨兩點爐火旁為他寫詩
想開開窗
把藏在窗台邊的白玫瑰枝葉修剪乾淨
放進你帶來的瓶子裡
給它取個名字吧
就叫星星的變奏曲吧

■高哈雯

微山湖詩社成員。

許陽台一段歲月

陽台上
錯落的花架
舉起各式各樣的花盆
擁抱長勢喜人的多肉們
水壺、花剪，陪伴主人
許了陽台一段歲月
清透的陽光投過玻璃窗
滋養著花卉
也深邃著歲月

■柴月

原名張粉麗，居甘肅慶陽。出版詩集《帶著相思回家》《幸福的天空》。

只有蘆葦是新的

沿著初冬的大雪印
一些穿新皮鞋的人帶走了一群人
一些穿老布鞋的人再也沒回來
一些眼淚拋出去
沒有灑進腳下的泥土
北風冷冷地風一吹
只有蘆葦在晃呀晃

這孤獨過於潔白
蓋過了入冬後的第一場大雪
老伴的墳頭又矮了幾寸

門前槐樹上的喜鵲很少說話了
四孀現在只對著大黃說
對著牆根下一對搬運大雪的螞蟻說
對著，牆上的老伴說

■夏文婷

徐州市作家協會會員，中國煤礦作家協會會員。

媽媽與眉豆

媽媽在摘眉豆
那籬笆上、草垛上、斷壁殘垣上的眉豆
那開著白花、紫花、爬著螞蟻的眉豆
陽光穿透秋天清冷的夢境
眉豆藤上掛滿了昨夜夢裡的淚珠
打濕了媽媽的衣褂
汁液在媽媽的手指裂縫裡勾勒出
黑色的素描
媽媽的手，在眉豆的蔓藤裡穿梭
尋找那些正在成長著和即將老去的眉豆
陽光在媽媽臉上的皺紋裡填充著溫暖
一朵紫色的眉豆花，落在媽媽的銀髮上
——那是我從未見過的
媽媽十八歲最美的模樣

■ 簫女

原名王玉麗，曾用筆名徽湖小菜，中國煤礦作家協會會員。

愛的洗禮

我是一支被春天丟棄的百合花
在暗淡無光的日子裡
芳香漸失
在愛降臨之前
黃昏總一個一個地
跟著飛鳥去了
大地的願望被黑夜鎖進空虛的深處
晨風搖著帶籽的各種草
飽滿地向我炫耀
末路狂奔的青春路過身邊時
我有一句話要對她說
荊棘的陰影卻吞噬了我
最後一朵花瓣
當每一片葉子都說“走了”的時候
只有你說“來了”
那是一種沉默的愛情
愛就是被生命圍繞
有花開的呼吸，有葉動的音樂
有憂傷和甜蜜的聚集
喜歡你傷感時的樣子
因為你只有在多愁善感的時候
才最完美
像是在雨天張開雙翅的蝴蝶
有驚艷狂喜的色彩
雨過天晴後，請為我穿上祭袍
做我獨一無二的大祭司
為我枯澀無為的一生
獻上 所有的挽回祭

■ 小月星

本名易美。岳陽市作協會員。已出版短篇小說集《大鳥南飛》。

小 寒

冰雪敲門時
把一切都還你

那因我放棄的森林
消失的鳥鳴與花香

選擇後退，逆流而行
回到故事的開端
那時，你喜歡我的樣子
是四月陽光

想起那傻樣
冬天，就成一罐冷藏的蜜

■ 嚴先雲

江蘇省徐州市作協會員。出版中短篇小說集《追太陽的女人》。

春

道路穿過田野
一路上，我們
肆意揮霍著我們的熱情
如同
一個孩子追趕黎明
一個老人，想留住黃昏
各色各樣的花
各色各樣的草
給春風對話
以美麗的，輕快的詞語
給每一個面孔以比擬

■ 王芳

江蘇沛縣人，筆名素面朝天。出版散文集《歲月深處》等。

安靜時光

我喜歡的安靜時光
來自鄉村
這田野的心臟
把羊趕上山坡
把鴨趕下小河
把種子埋進小院
安靜地等待
等待下一個春暖花開

我喜歡安靜時光
夕陽下
一個老人滿頭白髮滿臉皺紋
衣著整潔走在小路上
路邊開滿油菜花
指指點點 放眼四望
手勢安靜 不急不躁 沾染花香
一隻小狗 搖著尾巴 走在身旁
快樂如同孩子 不離不棄
透過這安靜時光
我看到多年後的自己

■ 如月

曾用名孫文娟。著有詩集《低飛的詞語》等。江蘇省作家協會會員。

河口記事

淡煙疏柳，春染大地
我們攜帶好心情
走進河口鎮
融入大自然的洪流裡

河口，盛行文化、五穀
更盛產牛蒡
且種植歷史悠久、規模較大
三十多年的種植歷史
讓這片土地洗盡鉛華

碩大的葉片在陽光下
顯得從容不迫
根系卻在泥土深處暗自湧動
相比之下
辣椒茄子過於樸素

我把這無垠的綠翻譯成海
綠波一浪掀過一浪
當我用握筆的手
接過一根新鮮的
一米多長的牛蒡
鏡頭突然定格
河口的記事本上
從此多了我的歡喜

■古紅香

曾用筆名徽州女，江蘇省作家協會會員。著有《織織蘭花指》。

不認識

上班路口
再次遇見詩人
高高地揚起頭
佯裝沒看見

詩人的嘴角咧開
裝不過去只好回頭
笑言
不認識你
討厭！

詩人無聲地大笑
回道
認識的人不多
不認識的人更多

回敬
把認識的人變成不認識的人
更不多

■章愛君

江蘇沛縣李集小學教師，徐州作家協會會員。

夢的思念

打開遙遠的記憶
思念一泄千里
那曾經的擦過
回眸那幽怨的眼神

往事如煙 再難覓那份純真
多想時光倒流
讓浪漫的青春流轉
一路歡笑撒滿鄉間快活的小路

天空中最明亮的星
似你純靜的眼睛
撥弄我的心
心濕潮潤

思念的年輪不斷加深
任夢的翅膀一路追尋

■劉桂蘭

筆名楊柳飄飄。青海省作家協會會員。

局

安靜地在一個角落
吐絲結網，只等獵物
自己進入

千絲萬縷的纏繞
無從剝落，掙扎
只是窒息而終的急速模式

一隻蜘蛛的智慧
就是讓你從一個局
走向另一個局

這讓我聯想到
某些世事，多麼相似

■沉香

本名朱立華，祖籍北京，現居內蒙，山東。

紙上荷

一枝荷
從窗外的池塘移到紙上
墨跡涸乾，粉色已調和幾遍
這期間鳥叫聲、汽笛聲、腳步聲多次
經過
她依然開著她的
傾斜的姿勢，像有意在接近什麼

蜜蜂飛去，蝴蝶又來
這般即逝的美好得到了複製
彷彿被定格的美，遠離了殘破
而畫她的人，耳朵置於花瓣裡聽
那柔軟的白的底色
有了微微的胎動

■朱煌

1972年生於貴州赫章。貴州省詩歌學會會員。

歸途

繞地球一圈
還是回來

我說我愛你，夜保持沉默
問真的能否愛你，它還是沉默
只是自願自地將時光拉長許多

喂，我說
我的翅膀找不到安放
無應答……

誰在遠走他方
誰浸在夜裡一片荒涼

上帝，施捨點蝻蝻聲吧
它能抱緊我

不曾做一個將月亮真抱進懷裡的夢
而它卻偏偏掛於眼前
偏偏朝著我笑

可以抱著影子酣睡一夜嗎？
這該死的夜，拒絕指點迷津
甚至還差遣空氣睡去

●徽山湖詩社女詩人輯

■林煥彰

那棵老龍眼樹

去了山裡的人，沒有回來；
路邊那棵老龍眼樹，我沒有問它
見過誰，誰是
山裡的人……

那天之後，有一個老問題
一直懸掛在老樹上，我看到
每顆龍眼，都眼睜睜的
看著他走過，走遠
始終沒有回來……

2020.12.02/22:36 整理一則舊札記

死後的第一件事

——致打疫苗猝死的長者

醒來，是日常
也不平常
新冠已夠惡毒，變種更加
陰險；防，不勝防
人類做了太多
喪盡天良的事，
地球，何止千瘡百孔
洞洞孔孔，無孔不入
忍無可忍，都該一一
好好教訓

當政者，為非做歹
心懷不軌，
都想從中得利？
當死神知道了，正好
我們就一起
同歸吧！

嗚呼，同島一命
一命又一命，
施打疫苗，一個一個
又一個
猝死！是老人活該，

■秋子

廣州憶夢

今年不能出門戶
當年極閑，無它事
鴿子在天上盤旋
火紅的太陽爛開層層明霞
我的故鄉有成片的山群
白雲都在天空追趕
墨色的詩句捶了進來
越捶越高級
噫！更妖了
天空飛舞
非墨，非鴿
我的詩人，那是什麼

一大患

他把影子
一個一個剪掉
現在只剩下
一個影子
我剪不掉它

2021年6月寄自甘肅

佔地球太久？
老人體胖，太多太重
就該由他們先來減輕
地球的負荷，讓那些當政者
可以繼續，吃香喝辣
嘻嘻哈哈

這是寶島呀，沒錯
當今
猝死
冤死，死後的
第一件事，天大的
要做的事……

2021.06.30/07:45

辛丑牛年六月最後一天，研究苑

■水央

問候

突然耳邊
很大的嗡嗡聲
比大黃蜂響多了
把正在陽台翻譯詩的我
嚇一跳
抬眼一望
一隻嘴喙細長
灰黑色的纖巧蜂鳥
停留在我的左上方
正快速揮舞振動雙翅
我展顏一笑
空中芭蕾精靈
衝我點點頭
隨即飛離

長大了

“媽媽，謝謝你
你做的沙茶牛肉
實在太好吃了”
她笑如春花
過來環抱住我
像考拉抱住一株樹
雖然考拉
比樹還大了

新港日暮中的大西洋

千萬頭雪獅
踏著藍瑩瑩的翻捲星空
奔騰咆哮而來
在億萬道金色陽光中
轟轟烈烈倒下
又轟轟烈烈
重生

■許露麟

ID 晶片

未來
妳與我的額頭上
都會被嵌入各自識別的晶片
讓我們偷偷再複製
一個各自的晶片
互調嵌入各自隱密的私處
從此
妳身上就有我
我身上也有妳

當妳想尋找我時
就尋找妳自己
就會尋找到我
當我想尋找妳時
就尋找我自己
就會尋找到
妳與我
都已互相深深
嵌入在自己的身上

史 詩

蹲坑
坐馬桶
是蹲
是坐
都在方便
也有不方便

蹲下的
腳踝很酸痛
坐著的
屁股也很麻

不屈地

■銀髮

何況是海外的 越南華人

何況是海外的越南華人
何況有不同的際遇
何況聽不同的歌不同的樂曲
何況欣賞不同流派的詩
何況信奉不同的宗教
何況選擇不同的國籍認同
何況喜歡不同的美味
不同的花
不同的社交平台
不同風格的畫
不同類型的電影
不同的寵物
不同的旅行路線
不同的書
不同的
何況

2012-9-3 北卡

吼一聲
便排山倒海
掀起波瀾壯闊
撲通一聲
任它一江春水
向陰溝

拉出衛生紙
用力一抹
不閱不聞
想擦得乾乾淨淨
竟然擦出流血的詩

2021.4. 於廈

■殷剛

午時三刻

陽光撒出大網
清澈和渾濁旋轉糾纏
陰陽倒懸

正午似刀劈頭頂
將人和牲口分為兩半
刀把在手心裡生出細嫩根鬚

一張張假面
從蓮花裡露出笑臉
水汽泛出紅艷

這是危險的時刻
一個陽光燦爛的正午
飛鳥茫然失措

微閉的眼睛無力睜開
還有什麼更糟糕的事情
天空會突然落下巨大的火球

狂風裹挾著碎片
牧羊人追趕著羊群
少年們在稀薄的空氣裡歌唱

沙塵飛舞在正午的天空
人群緘默
花房裡姘紫嫣紅

2021年4月27日上海

■ 達文

晚詞一

在路上
你最終倦於唱歌

今夜月暈
無法響亮的羞怯的風

撫弄我僅存的骸骨
粘著寂靜滲進凍土

晚詞二

我把寂靜寫在書頁上
把夜緊緊地捂住

我像雨雲一樣低垂
吻著墓中的你

晚詞三

酒吧裡
放映幻影的窗口
覆蓋著硝煙
和盲人也無法重複的語言

谷地把光逐漸擠出
曾經荒蕪的頭顱
進入睡眠

晚詞四

一首偶然的老歌斷續飄出風景
一扇半掩的百葉窗
彷彿一段略感苦澀的回憶

我們精心雕刻的小公園
呼吸著隱約的極光

■ 冰花

每到
春花怒放的時候
過敏體質
就倍受煎熬

過敏

今年的春天
不但對花粉過敏
對一人忽然也過敏

弱不禁風的我
無力把夢中的人
拉到現實的客廳

原來
夢中的漫步
不是漫步
夢中的交談
不是交談

不必傷感
夢是前世的痕跡
與今生無關

暗自落涕流淚
不是心酸
是花粉過敏

2021年5月21日

黑暗中的棕櫚剪影比你的印象更
模糊

廟門外

大師叮嚀過你
關於完美的一雙眼珠
足夠令人心碎

晚年
你收藏的鄉思色彩艷麗
遮掩無辜的天空

■ 依雯

愁緒

沒有什麼不一般的
似乎太不平常
只感到不很安恙
就像此刻的心態
惆悵而惘然
絕境而無助
隔離 14 天
我將奈何來表白的哲理
脫口而出
囚禁
恐懼
無色無味無影無蹤
的病毒
在五個指頭上纏繞
交付疫情下
現實在左右
命運在威脅
生死在邊緣

2021/6/27

■ 唐宇佳

太陽的夢想
熱情如火
讓我感到悲傷
因為它
缺少水的滋潤

月亮的回憶
溫涼如水
讓我感到悲傷
因為它
缺少火的燃燒

左眼月亮右眼太陽

左眼月亮右眼太陽
一半海水一半火焰
孩子，你那邊有光
太陽出來時
月亮像一個夢

■李國七

秋水誓

你講述的那些事，民族性、落葉歸根
文化與血緣構建的姓氏等遠古烙印
面對權力和利益考核時紛紛潰敗
或者父輩的誤導和針對性引導
之前我是不懂，看得也不夠通透
時到今天深藏的早已逐一凸顯
如何綁架一眾順民，如何需要時
是民族是血親
很多時刻為了國家和族群需要的必須犧牲
史記美女出塞上書求歸帝敕令的“從胡俗”
一個或者諸多人犧牲成全的一小撮權貴
弱小時需要犧牲而強大以後沒我什麼事
在主權宣誓之下早已遺棄在捍衛之外
繼續維持千年孤兒的流離生態
宛如當年流落歐洲的猶太族群
通透澄明以後的無奈和悲戚
我能夠做到的不過是與一眾損友伶仃大醉
詆譏與原諒自己的卑鄙
與你逐漸遙遠的距離
懷疑當年的愛不過是需要
或者是時候預約打疫苗了
愛與不愛，與你徹底攤牌
騰空自己的身體
準備裝塞全新希望上路

做盡無奈的事

渭河以北山區一次刺激經濟活動，極端天氣
引發的一系列悲劇，激活出事者對肇事者
的聲討
然而在草菅螻蟻命的國度
牽扯生命最後卻不了了之的
難道就僅僅是這個？一次疫情
考慮經濟社會損失的延誤封鎖
引發諸多糾紛之後的甩鍋和相互抹黑
普遍共識：“這個鍋是不能接的——”
大家群起統一思想集中精力辦大事

■施漢威

蝸居

退休以及肺炎病疫
我將自己
匿縮成一隻蝸牛

外界的繁榮早已絕緣
新科技的認知更拋離萬里
一日一月又一年
朋友日益稀疏
孤寂越積越厚
懶慵、寥落、低沉的時空下
脆弱詩句
無法撐出一片晴空

是社會逐漸疏離了我
抑或這是人生另類的悲哀？

一邊佔據民族血緣糾結，何況
偏離主流思想等於烙上漢奸標籤
勤於貫徹必須緊緊牢記的比如就有
國家都沒有了，還要世界幹嘛
貓狗金魚和人民全都不答應
群起捍衛一位或是一群強勢當權者
其實把能夠綁架的全都綁架了

我是仍舊在西南山城蜷縮著
每天觸及各種口號與統戰工具
鳥雀慌張，草色凌亂，無序疾走中
人類世界幾乎正進入荒蕪時代
就像負罪之人緊栓瞳孔的無盡漆黑
我孤獨地躲避人群和疫情
繼續荒唐地渴望你和我卑微的愛
你遠在平涼，唯獨我們滾過的床單
保持著身體曾經扭動過的褶紋
或者，一切不可掌控的就不必追
暗自收緊心態與身體
籌備奔往另一方向事宜

■徐益民

錯覺

光陰，是染色劑，催熟劑，
固化劑……
更是一種蠱惑劑
一切按擬定的程序，有條不紊
塑造著我們的慾望和情緒
當視覺、聽覺，漸入境界
它們又開始老化，模糊
許多事情陷進它們固定的模式
似寂寥的老油茶，虔誠地
還在結著果，每一粒果核裡
都收藏著一個乾癟的春天
而那些春天
已無需還原它的真相

2021年寄自安徽

■徐夢陽

童話

想像一個夢幻的場景
上演白馬王子與白雪公主
微風吹拂
獨角獸的角與毛髮
回憶是棒棒糖
帶我們到最甜的地方
美好的開始
壞蘋果的結局
小說並不是皆大歡喜
只是筆尖處處有情
讀者呼氣
進入有情天地
讀者吸氣
離開夢的奇蹟

2021年寄自嘉義

■冬夢

荷花的身世

滿池亭亭的荷花
一邊酣睡一邊清醒
蜻蜓飛過驚動的漣漪
一時聚攏一時散開

荷花的身世眾說紛紜
別讓蜻蜓空等的季節
一半紅的古老一半白的年青
一個花季一個夏天

叨夢之貓

——一本《沒有貓的長巷》詩集如是說

是真的
長巷沒有貓
只因小滿之夜
牠伺機叨走我的夢

我清楚記得
當年的中秋
我以您的詩集作餌
釣起了又大又圓的月光

後記：2010年出席中國安徽由國際詩人筆會主辦的詩會，席間蒙好友菲華詩人雲鶴兄相贈其詩集《沒有貓的長巷》。

我將荷花醉看成桃花

黃昏的一場驟雨過後
荷葉田田
夕陽下有暗香浮動
臨風臨水的一臉酡紅
有睡醒的有假寐的
你是蓮池中最美的一朵

■遠方

望月

一抬頭才發現
天上有明亮的眼睛
注視著我
一陣慌亂

往事早已碎落一地
任我努力拼湊
總也找不回
心中的那一塊

風雨雷電來過
牛羊虎狼來過
朋友來過
死神也來過

幾十年了
偏偏我失憶
我迷路
被命運一再流放

再抬頭
還是一陣慌亂

2021年聖彼得

■夢楚原

晨

晨曦與鳥鳴
在窗外綠枝上跳躍

一叢紅玫瑰
蹲在屋角的陰影裡
寂寞盛開

一輛小車急速
在視網膜上駛過……

世界，已經醒來
千萬個夢
在日光下繼續

端午節

河岸人頭攢動，風中
鼓聲震天
粗臂揮槳
龍舟在河上似箭向前
槳上的河水，一齊吶喊

河邊四野艾蕭瘋長
椒蘭逐日凋零
夏風從南方吹來
陣陣粽香如故
《離騷》卻不知去向

寫詩

腦海裡，時而波濤滾滾
時而寂靜無聲
一些精靈護體的文字
在尋找出路
尋找蝴蝶翅膀上的花紋
要串成能飄起來的句子
如一隻隻風箏
塗上夢的顏色
在微風吹起的時候
逐一飛向天空

剛剛喝完水的蜻蜓
笑我
詩仍年青
愛情老去
怪我在醺醺然中
錯將荷花醉看成桃花

2021年寄自香港

■王性初

咖啡屋外的小黃傘

路旁的咖啡屋正陽光
撐出兩朵小黃傘
撒下兩片引人的蔭涼
勾引著我們入座

要兩杯時尚的拿鐵
用白色與白色攪拌
遠處的狗狗故意很親熱
肥胖無需刻意減肥

你旁若無人地品著微甘
我鄭重其事地喝著微苦
打發著午後涓涓細流
無聊著斜陽的關照

時光在樹影下夢遊
忽溜溜耗去了小半天
我一直埋頭喝著寂寞
你的孤獨當我歸零

六月的天，藍得發黑

應該是夏天的心境了
藍天的願望開始季節的孕期
度過冷冰冰的不是春天的春天
又迎來陰沉沉不是夏天的夏天
整個年頭都是埋怨的洪水
仰望天空總被烏雲遮蔽
不落的雨讓雲朵曠久失業
荒涼的心被病毒糟蹋得破碎
連六月的藍天也跟著支離
原本色譜都得了色盲
飄逸的彩虹也黯然失色
眼看已經跛腳走過半年

■李斐

原鄉何處

再也無意轉頭
迴望那塊出生地的堤岸
暮色裏黑夜逐步浸淫了天地
人聲默默消失；只剩下唧唧蟲鳴
人性惶惶喪失；白日間邪邪撞鬼
請不要動口舌勸我回去
探親觀光或旅遊；老陳兄
我中心山河已被污泥所淹沒
我中心古蹟已被偽裝所清洗
我心中儒道佛文化之圖騰
豈能在大眾傳播公廁內嗅其氣味
便只好揸上布袋踏天涯路去流浪
垂首靜心向西方化緣
人權民主自由並非漂亮裝飾名詞
前人辛苦栽種但已枯萎種籽
今時年青人被追捕中犧牲無終止
世代理想接力目標何懸浮
堅信重生種籽發芽在原鄉
那時回過頭來浪子向土叩響頭

2020年10月18日紐約

醬缸詩：城

想到我的都城
陷落
沒有流淚
只是眼角凝酸
心房擂鼓
久久不息

2021年6月25日紐約

剩餘的歲月難脫口罩遮臉
命中注定國運將臨終衰竭
六月潛藏著藍得發黑的濃縮

2021年三藩市

■魏鵬展

碩大的手掌乾枯了

刮去鬍子
青春鑄成了孩子的臉
把一隻蝌蚪放進玻璃瓶
看牠浮游 長大
碩大的手掌
乾枯了
牽著小手
慢慢長大
碩大的手掌
乾枯了
放進小溪裏
蝌蚪浮潛
越游 越深

2021年5月30日 傍晚

茶涼了

在人少的地方
我找到適合自己的位置
茶涼了
很怕澀 很怕苦
為自己倒了熱茶
週末的清晨
天空特別藍
很想花點時間
欣賞雲的層次
茶涼了
為自己倒了熱茶
點心不用多
聞一聞熱茶的香
我在聆聽都市的聲音
看看遠處街上的
人群

2021年6月30日 夜

■古松

辯士

你曾經輕輕的在我耳邊訴說
壓根兒令人難以置信的故事
竟要在你能言善辯的口中
說服高台上的佼佼者
一個連自己也滿腹疑慮
無法澄清的思維
在心和口不一致的步伐下
去解說千載的難明
誰說不為五斗米折腰
迢迢千里的 Bar Final
不正是在 Dining 下衍生的嗎
總是有千般的矛盾
法思在中廟和軀體的鞭策下
徘徊在炙熱的十字路口
去是無奈
Withdraw 更是難捱

誰是誰非也許無關痛癢
你在冷冷的庭上注視
有冤屈的眼神一如利箭
射向你早已麻木了的雙眸
驟言隱約中有聲音喚你
你看到的不僅是汪汪淚眼
是滴著的嫣紅
你遂昂首直立而起
滔滔不絕地
在搖擺不定的閃爍中
尋找真理

2021 年寄自香港

■戴珏

面具

小時候看戲
花臉都覺得嚇人
旦角都覺得美麗
偶爾從後臺化妝間溜過
濃郁的化妝品味道
也會暗示舞臺的魅力
稍微大了點
才知道黑臉的雖然兇惡
白臉的才是最壞的
而那些儀式般的動作
透露出人物的喜怒哀樂

成年以後 這些臉譜
不再可怕 即便看到鬼怪
一般的古羅馬面具
也只聽見說 我是個角色^①
現代人演戲 都不戴面具了
妝也化得跟沒化一樣
我們的現實與舞臺
從未如此接近
甚至融為了一體
於是看著不大順眼的人物
原來並不壞 陰險的人物
往往和藹可親 事實
可以被說成騙局 惡霸
竟然滿口正義

儀式般的動作不需要了
因為人物的情感不重要了
然而有時我卻想戴上面具
用分行的方式書寫
偶爾押點韻 因為我依然
喜愛這種透露情感的儀式
“是否戴面具是個人自由”^②
不論是畫的還是戴的
他們都拒絕 因為他們有
天生的面具 他們是

■蔡可風

祝福

六十多年前的課本裡
祝福 出自魯迅的筆
成了 淒楚的文字
翻成 一次次的劇本
煎熬了多少觀眾的心房
為祥林嫂時代 去流淌
更何況
為一個嬰孩去 立論
祝福他長命百歲
也諷刺成了 討好言謊

從此 我謹慎地使用
這兩個 吉祥的文字
去表達 心底下的願望

不祥的庚子年 已熬過
辛丑年 也不見得風光
條約 從不平等的文字
催生出不平等的言語
虛妄 徬徨 流轉在
這藍色的星球內外
祝福 祝福你啊
長命百歲
居然成了連結在
偉大 光榮 正確的
黨 後綴的大忌諱
構成罪狀

2021 年六月三十日

公眾注目的人物
看起來特別認真
聽起來份量十足
看不出他們有
天生的厚顏

^①拉丁語 persona 有面具的意思 也有角色的意思。

^②英語 mask 有面具的意思，也有口罩的意思。

■方明

紐約

前言：冬雨蕭蕭，冬風瑟瑟。這時紐約只有霓虹燈燒灼着蒼穹，富家點亮的銀樹熠熠，好讓街角的流浪漢燃存一點溫暖。中國的異鄉客仍趕着在月移花影燈籠下拚命工作，餐廳內輕脆的江南小調，使掛滿裝飾綠意的柳條，亦會思家。

1
奢華浮生縮影在淋漓耀目百貨公司的櫥窗
彩燈折射出的歡愉
與機械輪子輾轉出亢奮樂曲
將牆角流浪漢卑微的呼吸
覆蓋 他那件雜味愀愴的外套
亦被細碎薄雪 覆蓋
而那嶙峋的額頭擋住睥睨目光
以及偶有美好的星辰晚上
洛克菲勒頂層的遐眺
永遠無法辨識貧民窟的食物與廚餘
露宿廢棄紙箱與床的形狀
蓬垢頭髮與絨帽的差別
(巨型聖誕樹仍然熠燦著主的恩寵
與神蹟童話)

2
第五街雕鏤的招牌皆炯炯有神
這裡的教堂餐廳大酒店珠寶廊甚至圖書館
皆共同哺育恢恢大業的
希望無垠之美國夢
讓混淆的種族在上帝的護佑下豐饒志酬
而華爾街日日叩醒股市的銅牛
庇蔭在數字的影子裡乘涼
夜色溶化著幢幢鋼鐵轟然的大廈
搖滾樂在金屬與前衛海報的酒吧內
鏗鏘逐鳴 迷幻藥在舌尖吞吐出沉鬱
及脫羈的靈魂
時代廣場是一個裝滿各種心情的
龐大酒杯 被四周的霓虹光譜撼晃
吶喊 嘶吼 陣陣歇斯底里的騷動
節日挑逗著熟識又陌生的擁抱

而旁側百老匯正在揚唱動物擬人的
另類舞台迴盪情慾
布魯克林橋夜燈是紐約頸項串起的珍珠
岸旁愈是燈火闌珊的情色盛宴愈狂野
哈德遜百餘年的潺流被兩岸傾倒多少
眾生掠奪名利的垢穢
而四周林立的餐廳仍舊趕製過量酬酢佳餚
豢養著糖衣包裝 slogan 減肥廣告

3
法拉盛熱騰騰饅頭豆漿與麵條之蒸氣
隱約美容眾多讀過毛語錄的臉孔
鬚鬢層集時空錯置的魂體
彼此均用龍族家鄉口音搭腔
床前的月光與親人均在遠方
脆弱的鄉愁趁著中秋吞噬兩口月餅
或在春節舞獅炮竹裡反芻著
用筷子夾起的餸菜最快慰
(還好整區的节奏叫賣與允諾決裂
均以熟稔親切的母語裁議)
當肉身烙滿傷痛的折損在三餐溫飽裡
只有在夢中記起親情襤褸無依

4
國會殿堂與影藝界或球星
滲雜著各種膚色精闢的演出
而地鐵車廂內擠逼出各種不同體味
但只服膺於自由女神主義
簇擁的藍領與白領或招搖妄傲
畢生學習在生滅 游離撞擊禁忌的膽色
近百美術館用色澤或塑像古蹟
與各種對峙的心靈傳話
從大都會古根漢惠特尼的相覷
板塊顏料從落落筆癡裡蒐涉
不同世紀的斑斑故事
一些軼事逗留在皇后區
另一些拍賣成曼哈頓豪宅裡輝煌
千萬倨傲個體將漫漫年華
潑灑揮霍在容緩或急促的生命畫布
這裡不用馱負異端犯忌罪名
也許伸展的舞台有嘯嘯喝采回響
也許承載竊竊自我取悅的困躓歲月

■陳葆珍

緬懷雜交水稻之父 袁隆平

您走了
捧走了萬民送給您的鮮花
留下了遍地稻谷香
讓糧倉不會空虛
生得偉大
好一個中華民族的精英

2021年5月25日紐約

在多夢的國度裡無所謂招搖吹噓
漂泊或佇駐只是一尊被忽略的寒儉雕像
5

中央公園疆界圍築起青澀至暮年心境
湖色是春天的胴體
以激盪光滑等待遊人一場萬種風華的恣樂
夏季綿綿草原起伏著情侶親密心跳
秋涼是轆轤馬車消磨著楓紅艷燦的濃稠
冬雪的精靈忙碌搶灘覆埋蒼蒼世夢
擠擁的情緒拼貼成遊行音樂會與政治口號
豐激的肉體在此糾葛迴盪
不管貝塞斯的臉膜是夏蓮或秋楓
歡樂的泉聲啟示著激情寵愛
約翰藍儂逃遁的 imagine 嘹亮
“草莓”歲月的
世界大同之無爭藍圖

悲痛的塵埃凝聚成振翅的
鴿子 雙翼骨刺拍擊的頻率
呼嘯成三仟幽微名字
在哀風裡掩體成共同信仰的揭示
而每度九一一如鬼魅般掠臨對峙

■彭國全

春 雨

電閃，雷鳴
測試了天空
一條條拉下無數電線
駁接大地草木
一通電
綻放
五光十色
心花怒放出春來

太 陽

大海，這酒海
一浪一浪揚起酒香
晨曦，太陽乘興飲個痛快
當放下端過的酒碗
面色漲紅
給世界無限光熱

■林啟

初 程

初夏陰欲雨
近樹濃綠
遠樓薄霧裡

千里河山旅
輕風初程
自始無回顧

疊 峰

高矗青石峰上
聳立白雲峰
疊峰壯觀的靜

2021年多倫多

■高潤清

疫苗新語

1. 國家

被圍困了
鴻溝很深、很深
煙硝味越來越不重要

世界很微弱
無需裝填雷管
QR code 卻很現實

軍火商高興不起來
販售了百多年的彈藥
依舊輸給疫苗
它讓“這個國家”膨風了

海峽好遠、好深、好陌生
沒有人想較勁
可她築起高高的圍牆
吹噓 相信政府

2. 新冠

宅在家裡
寸步不離
鎖一個智者的夢

敵人潛伏空氣裡
要戴好口罩、面罩
遵守防禦元素

酒精與洗手是守則
準時開啟螢幕口令
1400
五漢廢言要吟屍

多少疫苗搶灘

■于中

牆

我們就這樣地被阻擋
彼此看不到對方

歲月砌成另一面鏡子
我終於看到自己

2021年休士頓

報告說
要慎防捐客
相信 絕無炒股

3. 部署

倉庫早已充實溢滿
只是四千億還要加碼
讓每一個人都享有
同島一命

醫療已飽和
如直升機攀升的數字
都在超前
恐懼、恐慌與絕望

數字遊戲的部署
沒有顏色
謙卑只是考量選票

滿口傲慢
晶圓換不回每一條生命
C-17 飛離後仍不見疫苗交貨

2021年6月6日寫於八德

酒 窩

金屬太僵
玻璃太脆
妳用溫情
溶鑄成這兩個
閃閃發亮的美杯
掛在臉頰上
等不嗜酒卻善飲的他
過來同妳
一起斟滿生命的甜汁

乾杯！

Dimples

metals too stiff
glass too brittle
so with warmth and tenderness
you cast in your cheeks
two sparkling mugs

waiting for him
who is not an alcoholic but loves drinking
to come over
and fill the cups with sweet juice of life

Cheers!

皺 紋

在一場綿長的拔河遊戲裡
這是你不如時間
那樣精力充沛經久不衰的
證據

Wrinkles

In a game of tug-of-war
this is evidence
that you are not
as energetic and enduring
as time

一封信

——給若熱·德·塞納和他的譯者金

“親愛的朋友，即使你認識我的譯者金，你也不該先於我
寫那首貝多芬四重奏的詩。”
在昨夜的夢中，我讀到塞納寫給我的信，字跡小心翼翼。只是在夢中
我也感到奇怪：我怎麼會認識葡萄牙文

在上週的聚會上，我回答不出塞納《音樂的藝術》的女譯者金的一個問題時
卻感知到在我耳邊一個看不見的女人的耳語：

“塞納的詩透過一個女子的筆跡讓你認出了我？”

“在貝多芬四重奏組的演奏中，我是透過現場，你只能透過唱片～
了解到無法解釋的悲傷，是一種神秘。”

在上週，金和我談到巴赫的地板和一部沒有開始翻譯的南部法都史

“如果你接受我的餽贈，如果在一場降神會前過多地談論帕斯傑爾納克～
哪怕他的權威傳記譯者也在現場。

悲傷會失去他的主人，另一個人也不會代替姐姐
來火車站接我。”

是的，在一封信上，塞納和我都避而不談 1937 年那場發生在
西班牙邊境小鎮的降神會的往事～

更確切說或許是 1985 年，或是 2027 年。

戴玳瑁灰眼鏡的金小心翼翼地避開翻譯那句晦澀難懂的句子

“為什麼那個突然出現在降神會混亂現場的里斯本口音的女人，
口中低聲唸出的那個作曲家的名字～
他的唱片從未出現在詩人的書房裡。”

悲傷是從未被念出的詛咒。

1989 年哈根演奏組的第二小提琴手在幕間

那名看不見的女人對他同樣耳語了那名被降神會帶走的作曲家的名字

“你可以用貝多芬代替它。”在那封關於降神會的來信中，
塞納只是謹慎地告訴我：

突如其來的弱光是用呼吸而不是寧靜來描述田野的。

“彷彿你從未注意過的耳鳴，

在那個時刻出現時，你再拿起小提琴！”

若熱·德·塞納（Jorge de Sena）葡萄牙詩人。《音樂的藝術》漢譯詩集 2020
年出版，譯者金心藝。

2021 年寄自北京

萊佐丁·司大林

詩選

◎戴皓天

萊佐丁·司大林 (Rezauddin Stalín) 是孟加拉國國際性的著名詩人。1962年11月22日出生於孟加拉國的傑索爾。在達卡大學獲得經濟學學士學位和政治學碩士學位。是納茲魯爾研究所的前副所長。作品被翻譯成多數語言，是文學組織 Magic Lonthon 刊物的高級編輯。

愛國主義

我感到心煩意亂；
被無盡的黑暗籠罩！
哪裡都看不到希望之光。

生活在國外的朋友
大聲嘲笑我的精神狀態
他們說，何必為這些問題煩惱！

我們在國外生活得很開心
我們工作，吃飯，喝酒，
休閒和舒適，
我們生活很滿足。
擔心我們的祖國有什麼意義？

也許擔心這個國家是沒有意義的
半個世紀已經過去了
現在我們克服了我們的驕傲。

那些為國家擔憂的智者
思想它的現在和未來
反覆說

太陽落下帶來永恆的黑暗
為什麼要像籠中鳥一樣生活
只是為了滿足活著的慾望！

大力士赫拉克勒斯

黃昏尚未降臨
任何一個樵夫的小屋

飢渴的眼睛掃視著佈滿白樺樹的小徑
用無限的悲嘆填滿遙遠的空虛。
心中昔日的痛苦在地平線下等待。
落日的朱紅色一縷縷地閃爍
在街上。
牛蹄上的塵土在風中飛揚
帶著深紅色的光輝起伏。
千年已經從人的臉頰滑落。
他會不會再次來到這裡，驚訝地等待？
阿朱那的箭已收進了愛巢。
銀河落在了英德拉吉特的眼裡。
尚德夫來了，又把杜洛帕迪關在一個家裡。
代達羅斯再次面對宙斯。
赫拉克勒斯，你在哪裡尋找你的力量之源？
赫拉凶猛的爪子帶來了黑夜。
在那裡，心愛的人正獨自與死亡搏鬥。
權力的炫耀淹沒在冰火之中。
快拿著避雷針，赫拉克勒斯
宙斯的寵鷹刺穿了普羅米修斯的心臟。
哦，普羅米修斯，火之子，
用你拼命的威力撕下鎖鏈
讓你的轟鳴響徹天地
就像淹沒一切的洪水
將非洲帶出歐洲
爬上宙斯王國的階梯
飲用從一百萬顆星體蒸餾出來的健康液。

愛人在她朱紅色的髮式中
編造了一條銀河。
來吧，大力士赫拉克勒斯
愛與復仇在你手中。

但丁的地獄與房東

我們住在樓上
在二十對腳步聲之上。
樓下住著一個老鰥夫
我們房子的主人。
他有一個安靜的家庭，由兩個孩子組成。
三種不會說話的啞劇生物
不費吹灰之力。
兩個孩子每早去各自的學校。

這位退休的老中士一個人住，
全靠自己。
在新聞海洋中度過了漫長的一天之後
日落後他爬上岸。
岸上有黑暗
一種可怕的絕望。
在大街的街面上
噴出原子龍的火焰。
內心憂鬱的陰影
遍佈世界各地。
他的悲傷是什麼？
什麼悲傷使他心碎？
他沒有妻子要照顧
只有兩個女兒。

也許他們也有情人
在興高采烈的鄰居中間。
半個世紀以來，
我從未見過這位老人
對未來的抱有任何想法，歡笑
但我看到每個月底
瘦弱的手拉長
從樓下向上伸展
挖我的口袋和肋骨
疲乏無力手做了這事
遵循固定的日常生活

每天，早在世界看到日出之前
那個開門的老人
朗誦但丁的痛苦詩篇
沒有人有任何恐懼和好奇
就連他的兩個女兒也不理會
他們一聲不吭地走在路上
我靜靜地穿過樓梯
我走向這喧囂而低俗的世界

一個陽光明媚的早晨
因疏忽而生的憤怒和嫉妒
老人突然把我摔下來
投入但丁浩瀚燃燒的地獄。

e. e. cummings

詩選譯⁵

◎蘇拉

我將涉水而出

我將涉水而出

直到我的大腿浸入燃燒的繁花

我將含太陽在口中

躍進熟透了的空氣

活著

緊閉雙眼

疾衝進黑暗

在我身體睡眠的曲線中

將插入靈巧光滑的手指

有海女的貞潔

我會完成我肉身

的神秘嗎

我將升起

在千年之後

以唇

吻花

並將我的牙齒鑲進月亮的銀

讓我們忽然不假 思索地生活

讓我們忽然不假思索地生活

誠實樹下，

一泓溪流。

聰明皺起的水之大腦追逐岸

憤怒的夢。午夜前，

一個月亮

抓破了有序山丘的皮膚

無法修剪的邊緣

讓我們像殺戮之光一樣生活

讓我們像寂靜，

因為漩渦終究是：

（在我之後）愛，在你之後。

我偶爾感到模糊多麼

模糊我不知道脆弱的此時

之矛彼時之箭使我們的

嘴唇又紅又腫

有意思，有一天 你會死

有意思，有一天你會死。

你的嘴唇頭髮眼睛，我是指

這獨特不安的淫穢

需要；有意思。他們都會死

揉捏翹起慾望的深唇

凝視粗野的毛絨激情

—死—黑暗的黃金微妙地粉碎了……

我肩上的青草，和星星。

這事，有意思。而你將

和我和所有重要的日日夜夜

被太陽月亮敲打狂喜地猛擊抽搐

……戰慄（不知會比我

好多少你會喜歡雨的臉和

風豐饒不可思議的雙手嗎）

旁邊當然是上帝

“旁邊當然是上帝美利堅我

愛你聖徒之地諸如此類哦

要是你能在黎明前看到我的

國家這幾個世紀來來去去

我們不用再以每種語言擔心

即使瞎子聾子你的兒子用

天哪用沙文主義用快啊用口香糖

讚美你的榮耀之名

為什麼討論美呢還有什麼比這些

英勇快樂的死人獅子般衝進

咆哮的屠殺更美

他們沒停下來思考他們直接死掉

那就該把自由之聲靜音嗎？”

他說。並迅速喝了一玻璃杯水。

因為感覺是首位的

因為感覺是首位的

凡是關注事物語法的人

將不會全心全意吻你

全心全意當一個傻瓜

當春天還在這世上

我的血液讚成，

吻是比智慧

更好的命運

女士我以所有鮮花起誓。不要哭

——我大腦最好的姿態也比不上

你眼瞼的顫動它說道

我們生為彼此：然後

笑著，向後躺進我的手臂

因為生活不是一個段落

而死亡我想也不是一個括弧

■喬埃斯·基爾默

(Joyce Kilmer)

樹 Trees

◎夢楚原 譯

我想，我永遠也看不到
一首詩，可愛如一棵樹。

一棵樹，飢渴的嘴巴
時刻吮吸著大地流動的甘乳；

一棵樹，整日仰望上帝
高舉她枝繁葉茂的手臂祈禱；

一棵樹，可能在夏天
讓知更鳥在她的髮間築巢；

白雪躺臥在她的懷裡；
雨水與她親密無間。

詩，為我等笨人所作，
唯有上帝才能造一棵樹。

我們接受各界樂助印刷
費用，數目不拘。支票
抬頭請寫 Warner Tchan
寄本刊通訊處：
329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感謝 陳葆珍 \$100 **支持**
于中 \$100

水南夜聊①⑨

詩的標準

◎李白雲

很少人會直接談論詩的標準，或即使談及了但語焉不詳，好像這已不是問題或這一問題還晾在審美的處女地有待開發，頗具迷惑性。而索解的結果使我傾向於認為這個問題在應用時會容易摸到一些路徑，做周全的理論辯識反而多見陷阱，裡面繁複的邏輯關係通常會令人難以首尾相顧。

對於“今天天氣很冷”這一判斷，可以拿溫度計來測定，但對於一首詩或一幅畫的好壞，就缺乏類似的檢測工具。結果是前者可量化測定，後者不能，只可訴諸定性分析。有鑒於此，很多人在藝術鑒賞上傾向於見仁見智，實際上是否定藝術作品標準的存在：詩是沒標準的。然而，不承認標準的存在，首先遇到難題是，在古往今來浩如煙海的作品中，為什麼只有少數作品能一直為人們所認同，奉為經典；而其餘的大部份作品為何沒能享有如此地位，以至曇花一現地湮沒在時間的塵埃中；而具體到個人的閱讀感受中，誰也不會認為自己所讀的作品都完全跟別人的評價相同；造成作品的這種截然不同的閱讀際遇，如果不是鑒賞標準使然，還會有別的原因嗎？同理，這個問題若轉到具體的創作上就是：作為一名作者，就一定想把作品寫好，如果他不是遵循一定的好作品標準，選擇這樣寫而不是那樣寫的依據何在？我覺得，假如創作好比螞蟻築巢，那麼，作者就應該掌握了一定的先行標準，這是毫無疑問的。猶如園丁關於花何之為美早已了然於胸那樣。

顯然，審美標準是客觀存在的。至於這個標準能否以周全的定義道出，包括每個人能否明確地擺出自己的標準，則是另一回事。我們看到，造成審美上的觀感差異，大致上有兩個原因。一是審美層次使然；二是審美偏好所致。

入編教科書中詩文的審美結構的繁簡程度，總是按年級從低到高而同步地由淺入深，這個事例就很好地說明了審美能力的培養是漸進式的，猶如逐層攀登一個金字塔。換言之，一個學生從他最

初的審美啟蒙並獲得了一定的審美標準的那時起，假如他後來一直保持著起碼的領悟力，那麼，他的審美水平就一定在持續增值，也等於他的審美標準在動態地提升。幼兒園不會教《將進酒》而只會教《拔蘿蔔》，用於啟蒙；而當一名幼童長到成年並讀懂了《將進酒》後，就不會覺得這首詩的美與《拔蘿蔔》不相上下。而這，就是我們每個人大同小異的審美成長的一個動態進路。審美差異首先在我們自身發生，即你的審美標準一直在發生變化，在不同階段面對同一部作品會相應地得不同的鑒賞意見，自己也跟自己“見仁見智”。“少年讀書，如隙中窺月；中年讀書，如庭中望月；老年讀書，如台上玩月。”——張潮《幽夢影》這話就是講這個道理。其次，雖然人們的審美成長進路大致相同，然而，由於彼此在時間上不同步，加上領悟的快慢與深淺等等因由，往往導致人們不可能在同一審美層面上面對同一作品。譬如甲讀到汪國真並視之經典，乙則已醉心於《荒原》了，而更多的丙丁的閱讀水平還處於這兩者之間的眾多層次，那麼就必然形成大面積的層次繁複的審美差異。在這種誰也難以說服誰的鑒賞局面之下，會給人一種審美標準闕如的錯覺，而實際上是誰都拿著自己所掌握的一定層次的一定標準在爭持，寸步不讓。有鑒於此，發生“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的情形就一點也不奇怪，反倒是順理成章的鑒讀常態。

誰都會有審美偏好，正如有人更喜歡玫瑰而不是牡丹、有人反之那樣。經典殿堂中每部作品都熠熠生輝，但在審美上恐怕誰都不會一概以等量齊觀視之。比如，雖然《神曲》《失樂園》《浮士德》這三部史詩在你的眼裡都很偉大，但並不妨礙你會特別喜歡其中的一部；也不會因為你特別喜歡其中一部而令餘者失色。能讀到這個程度，說明你的審美認知已抵達較高的層次，說明你已知悉偉大作品的構成要素，也說明你已掌

鳳簫聲動星如雨

◎王朝明

——我眼裡的詩人陳韶華及其作品

握了對於偉大作品的鑒賞標準。審美偏好主要是源於讀者對文本風格訴求上的選擇，而文本的創作並非是事先為這一偏好而準備的；客觀上，文本自身的品質不會受偏好的影響。海明威和福克納都公然奚落對方的作品，但絲毫不影響二人作品的受眾數量以及它們在現代文學史上的經典地位。所以，如果一定要強調審美偏好會影響審美標準，那麼，這個影響就只是限於個人而非公眾的。

綜上所述，不難看出，審美標準尤其是詩的標準總是處於隱然狀態。之所以隱然，一是由於誰都或多或少地思疑，自己現階段所掌握的標準不一定是終極的；二是鑒於詩的層面及其類型之多、加上它無限的開放性，要給出面面俱到的定義極為困難，就算真是弄了出來，恐怕也將是一部專著。從這一考量上看，標準的隱然性對於詩來說，是合理的。而正因為有了這些隱然的標準，才使詩的讀寫及交流成為可能。常見的情形是，一旦彼此的審美層面相當，圍繞詩的對話就一定是非常投契和卓有成效的。只有當彼此的層面差異較大時才顯得像離婚談判那樣言不由衷或惺惺作態。

有人認為，詩本身的這一標準難度只限於詩。我不讚同。由於人類尚未毀滅，未來尚存可期，審美就不可能有一個終極標準。無論哪一文學體裁乃至哪個藝術種類，都是在開放的時空下肩負著覆蓋生存整體的重任；作品質素就同樣有著塔式的層次；因而，詩在標準化上所遇到的難題及其特點（包括標準的隱然性），同樣發生在小說、散文以及繪畫、雕塑、音樂等一切藝術身上。它們之間應該做到的是，在面對這一問題時互相借鑒各自的應對之道。

之所以擷取辛棄疾名篇《青玉案》中的文句作為本文的標題，不僅僅是陳詩人的文筆雄健多姿多彩，還因為他起步於音樂，是省音樂家協會和省作家協會的雙科會員；不知道是詩的靈動讓他的演奏行雲流水，還是音樂的才情讓他的詩汪洋恣肆；也許音樂和詩在他那裡是一種相互促進相互成就的關係吧。此外，詩人還有一個風雅別緻的網名：西門吹雪；我曾在一個文友群裡調侃過：飲譽江淮詩壇的西門大官人，其才華比西門慶的財富更多。當時許多朋友都點讚認同。

我與陳老師大約相識於一九八四年，當時我作為鄉鎮文化站的擬選人員參加了縣文化館的業務培訓，他是講授文學創作的教員。我知道他原本是鬆黃梅劇團的笛子高手兼創作員，先生眼睛很清澈，聲音有些磁性，用溫潤如玉風度翩翩來形容當時的他一點也不為過。我和他屬相同，他大我一輪，因此在其後的交往中，陳老師一直是我內心裡亦師亦友的複合體。我當時二十剛出頭，在省內外報刊發過一些文字，屬於學員中比較早熟的那種；但我寫作上的高光時刻也止步於此，僅此而已。陳老師那時對大家很親和，語調平緩的他在講到動情處也會配上自然而然的肢體動作來加強我們的印象。他當時寫的和發的好像都不多，在詩壇大放光彩應該是在四十歲之後。其後，我參加過文化館的文創活動和他主持的文藝刊物的若干活動，再其後的近三十年的時間裡，我也沒有寫過什麼，更與陳老師無從交集。我知道他的公子陳辰少年成名，父子詩人一時傳為美談。還聽說他傾力辦過《詩家》《江花》等文藝園地，開過書店，寫過流行武俠小說等，總之，他屬於多才多藝並大器晚成的那一種。

我們還是通過詩來認識詩人吧。

“空谷流泉也有聲響／懸崖危谷上的蘭／以寶劍凌雲的姿勢 舒展／蘭麝之香

盈室穿庭／命腕懸筆的人／以白蛇盜仙草的招數／無聲但有聲／頭戴道觀 身著布衣／卻非隱居山林之間／在鬧世之中 以嫋嫋的嫩蕊／商量百年之後的銘文與碑誌”

（見《詩刊》2005年10月上半月號）

是信步山林時的有感而發，還是鬧中守靜的都市文化人的自我臨摹？不知道；但我們能領悟到一種純粹和脫俗之美。

在原載《星星》詩刊1994年第7期的《竹笛》裡，我們也能感受到文字和言符是如何被訓練成軍並排列操殺、開合自如的：

“把這根紫竹栽下去／連同半生傳奇 生死榮辱／順著掌紋和竹痕／上極霄漢下及河岳／澆灌三月的碧水與桃花／讓一曲九曲迴腸的旋律流放／六個指孔的符咒與魔沼／生出三月的平方之根／一腔活命之水 波光粼粼／任你建造愛與生的碼頭／停泊七彩的馬匹和心猿／笛王啊 請收我終身為僕／在菜花和果花的約會中／失去自由／在蜜蜂的拜壇上受難／爾後 在發芽的竹筍上／迎風怒綻千萬瓣竹葉與筍衣”

才情奔湧而出，堤壩一觸即潰；我自橫笛向晚風，萬千衷腸盡在不言中！

好像從05年以後陳老師就很少寫詩了，他把主要精力放在散文創作上，有關作品多刊發在國內許多紙媒特別是行業報紙的副刊上。直到2018年，詩人才再次攜手繆斯女神，並且以每天差不多一首的節奏，呈現了一種井噴式的創作狀態。讓我們讀一讀他的近作吧：

《白鷺》：“一萬株垂柳。三萬畝湖光／路上的鳥。永遠在路上的鳥／一億年的白／整個下午。令白雲退避海平線外／天空為它們打開了九重宵禁／山河增添了三千年的重量……”

這“一億年的白”、“九重宵禁”、“

三千年的重量”，西嶺的一行白鷺飛越唐朝，給了我們一個極度唯美的視覺和聽覺的盛宴。《湖畔》是這樣子寫的：

“我看見大湖伸出一隻手臂／白鷺在蘆葦蕩上拍打／晚秋瘦弱的肩膀／風匍匐在浪尖上／訴說你生平的榮譽。追憶往日蓮蓬上的小徑／蓮仁裡的／似水年華／嗤笑著普魯斯特的姑娘何在？”……

理想之國的伊甸園邊上一定有湖有水，前世今生的奈何橋邊也一定有湖有水，面對湖畔的荷花，詩人想到的一定是滾滾紅塵裡的林林總總。發在美國《新大陸》詩刊上的《黎明前的雁鳴》是這樣子寫的：

“擎天的寶鏡 對著銀河系／逆流而上的光年 炫目一閃／騰雲萬里 叱吒向天歌的悲鳴／清亮的井水噴湧 湮沒／黎明前的黑海 紅海／或許天山或許阿爾卑斯山／或許北冰洋 大西洋／一個連隊 一個個兵團 向著不可知的鬥爭或寧靜／時間後的目的地 進發／黎明前的黑暗 雁鳴撕裂長空／我聽見阿瑞斯的戰鼓／在帕格尼尼的琴碼上爆炸”

我彷彿再一次感受到了王維《老將行》中“賀蘭山下陣如雲，羽檄交馳日夕聞”和韓愈“雲橫素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的波瀾壯闊，又聽了一遍金庸筆下英雄攜著長劍穿沙漠或山谷裡的故事。

這幾年從網絡紙媒或朋友圈裡幾乎天天都能讀到陳韶華的詩作。感覺先生的文字如杜甫在《觀公孫大娘舞劍》中所說的“一舞劍器動四方”“天地為之久低昂”那種張弛有度，又如張若虛在《春江花月夜》中呈現的“江天一色無纖塵，皎皎空中孤月輪”那般明澈優雅。我對詩以及詩理論解和理解的十分有限，我曾私下問過陳先生，您認為自己屬於什麼風格和流派呢？他在沉吟之後說道：如果新古典主義是在融會貫通了傳統的中華文化特別是古典詩詞之後再對外來文化和現代精神的一種兼容並包的話，那麼早期的我應該屬於新古典主

義吧。但近年來陳先生則一直在尋求突破，他反對寫作上的惰性思維、追求詞句的瑰麗多義和意象上的新奇詭譎，並努力濃化詩裡的現代派和後現代派的氣息。作為藝術創作，敢於突破自我是值得尊重的。而在另一方面，我們在讀他的作品之際，許多讀者有時也包括我自己也會產生閱讀上的迷惘和理解上的無法突圍，這是不是古人說的“陽春白雪和者蓋寡”呢？詩人、讀者和評論家在具體的互動實踐中，他們的知識結構、精神構成、眼光視野以及他們對所處時代的內在職責等等一定是差異化的，本著“和而不同”的精神，閱讀上的順暢和理解上的通透也不一定就是寫作的首要目標，這種要求在小說、散文和報告文學裡更容易獲得。而對詩的欣賞，也一定是見仁見智的，甚至出現多義和歧義。倘若把他的詩對應到詩的盛世——唐朝來比較的話，陳韶華所追求的應該是李白李商隱那種極度想像極度誇張的浪漫主義的風格，《夢游天姥吟留別》《蜀道難》裡面的雄渾壯闊、放任不羈都在他的筆下有所駐存；“燕草如碧絲，秦桑低綠枝”“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的鮮活曼妙也在他的文字裡不時展現。但大師們只能被學習而從來不會被超越，即使是集浪漫主義之大成如二李者，李白也寫過“郎騎竹馬來，繞床弄青梅”“紀叟黃泉裡，還應釀老春。夜台無李白，沽酒與何人？”李商隱也寫過“君問歸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漲秋池，何當共剪西窗燭，卻話巴山夜雨時”這樣“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式的淺近的十分親民的篇章；而在陳先生的創作中，這種風格和題材上的延展和拓寬似乎還是不多。從傳播學和受眾面而言，不免有些侷限；這也是個人的一點淺見和期待吧。

我特別欣賞陳韶華詩中躍然紙上的音樂元素，這在我的閱讀體驗中是獨一無二的存在。“裊裊的和聲。顫動著幽藍的／孔雀膽”提琴的面頰上／掛滿玫瑰園 回眸的怨嗔”“鄉下親人，單簧管般沉鬱／埋首於絲瓜藤及扁豆花架下”……，這與我們在《琵琶行》中對一種演奏的栩栩如生的描述有一點似曾相

識的感覺；這種音樂和詩合體跳的優美的旋轉華爾茲，總能讓人如痴如醉。

通過近兩年的最新接觸，實際上我更願把陳韶華稱之為一位“詩歌人”，因為作為一個詩人，寫詩讀詩等等那是個人所為；而作為一個詩歌人，他們或深或淺的把詩、歌放在自己的生活裡並對詩、歌承擔著或虛或實的使命感；並且苦樂自在其中。也只有從這一切入點，我們才能得出為什麼陳韶華以七旬之年、執彩虹之筆的同時，還參加了幾十個文學社團包括海外華人社團的活動，培植鼓勵詩、歌新人，主持或參與主持了廬江現代詩創研群以及《詩路文風》、《安徽詩歌》等文學園地，並出資出力為紙刊《詩家》的復刊多方奔走……。這是一群立於名利場之外的人們，因為喜歡，所以堅持；因為堅持，所以毅然決然、心無旁騖！

現實生活與詩世界其實是兩個版本、兩套系統和兩類情景的。一個是物化的具體生態，一個是感性的形而上的意識。“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絕對是對一個藐視權貴的性情中的詩人的最大褒揚，但若在實體環境裡，這肯定就是不合時宜、不知道輕重主次的了。“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行至水窮處，坐看雲起時”，這些在禪意和美學上值得稱道的句子如果放在物質的天平上，則基本上就是砍柴人和山裡扶貧戶的日常行跡了。記得哪位業餘作者寫過這麼一段：賀蘭山上奔走的都是雜亂的石頭，只有在岳飛的《滿江紅》裡才是高聳入雲的豐碑；詩成就了海子和余秀華，而在塵世的煙火裡，他們都是病人，而且是病得不輕的那種。話雖偏頗卻也不無道理。同樣是作家，寫小說的往往與生活的交融度很高，而繼承屈子行吟基因的詩人往往不能自洽於現實，並且有一種潛在的違和感。是的，他們寫詩的時候，只會聽從內心的聲音，很少顧及世界的表情和世俗的眼光。所以，真正的詩人從來不在大富大貴的人群裡，他們會在一棵小草面前謙卑，也會在王侯將相面前撒野；他們通過五彩的文字為自己修築殿堂，自己給自己授勳加冕，醉心紙墨之間，喜怒於色，

蓋德哈尼的天使鳥

◎楊子軍

像我這樣八十年代初期喜歡寫寫畫畫的人，許多人很早就不能寫了，部份人轉換思維也能在社會上如魚得水，還有一部份人寫著寫著，到今天都把自己奮鬥成貧困戶了。

且不說“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杜甫），也不談“詩的生命長於詩人的生命，也長於他經歷的苦難的過程”（白樺），這些推論與普通作者甚至陳韶華這樣的詩人都很遙遠。我們為什麼讀詩，為什麼寫詩呢？這對我們的生活會有什麼樣的助益嗎？不知道。但這畢竟不是種稻種麥，不是種一筐就能收十擔的營生，不能精確地計算它的投入和產出的比例。但既然它是我們的選擇，也就值得我們去無怨無悔！

“莫道桑榆晚，為霞尚滿天”，祝願皖中詩壇上的常青樹永遠生機勃勃！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思想，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為全人詩刊，不設稿酬，亦不退稿。來稿一經刊出，美國國內將致贈該期印刷本一冊，美國國外則寄贈PDF 電子版。本刊雙月出版，截稿日期為每單月第十五日，來稿請以電腦打字或騰寫清楚（簡繁字體、橫寫直書皆可，不願刪改者請註明），並附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編輯部電郵：

nworldedit@hotmail.com

去年十月在印度布巴內斯瓦爾參加第39屆世界詩人大會期間遇見數百以至上千來自各國的詩人，不過只有幾位印象深刻。儘管大多時候是跟隨大會安排，聽講座，朗誦，參觀等，還是和他們稍微深入地交流並交換詩集。

回來七個月中譯了幾位詩人一兩首作品，主要翻譯了三位詩人的詩集。桑格塔的兩本已在印度出版。布蘭卡詩集的中文版基本完稿，我的西語版由若晴翻譯，布蘭卡校對中。

滯留湖北時蓋德哈尼發郵件問候，並詢問翻譯進展。我只能道歉說明自己的處境。他囑咐保重並祝福。回來又是集中隔離，耽擱了數日。回到家才開始翻譯。而現在印度也成了疫情高危地區。

認識蓋德哈尼是一次簡餐中，座位不足，有些人坐在角落的長椅或不知什麼用途的木板上，我端著盤子四處搜尋。看到一個空位就過去。對圍坐的五六個人點頭致意。旁邊的女士說了句什麼，看表情和手勢大概是這裡有人佔了。我正猶豫著準備離開，旁邊的一位男士用英語說：沒關係，請坐吧。

聊了幾句，他問我是否讀英文，我說也用英文寫作和翻譯。他拿出一本薄薄的書簽了名送給我。

封面是白底，有一幅油畫，耶穌一手擎著一隻白鴿，一手抱著一個孩子。周圍是幾個人，其中一個孩子在他身後，好像正在和他說話。還有一位婦人從窗戶探出頭來望著這邊。

不記得在哪裡見過這幅畫。（後來朋友告知是福音畫，《聖賢腳蹤：耶穌喜愛小孩》），插圖下面是：

“孩子，沒有愛的行為
如寬容一樣偉大
沒有比非暴力
更偉大的行為”

封底是作者相，沒有介紹或媒體評論。只有一節詩，引起我的注意：

“主啊，讓我告訴你一件事好嗎？
遵從你的命令，沒有投擲的石頭

一直都在那裡。

這些石頭始終堅持
一個無罪的人觸摸。”

——摘自馬拉蒂語史詩《偉大的言說》

他問是否可以請我翻譯，我點頭，不過說需要他授權。他就在扉頁上寫了請我翻譯的話。之後幾天忙亂中也沒詳談也不擔心，想著反正已經留有聯繫方式。

收拾離開兩個多月的家，收拾心情。兩週完成初稿。同時十幾封郵件，提出一些可能是錯印漏印之處。他都一一回覆更正或解釋。

其實，就像以往任何翻譯，不論是詩還是小說，散文或學位論文什麼的，翻譯了幾乎沒怎麼改動過，除了個別輸入錯漏和標點符號。

《耶路撒冷和德芙杜特天使鳥》是一首敘事長詩，1萬7千多字。更是一部現實主義意義上的史詩，充滿寓言，預言，暗示，隱喻，不忍讀的殘酷現實描述：關於飢餓，病痛，災難……

馬爾克斯曾說：“魔幻只不過是粉飾現實的一種工具，歸根結底創作的源泉還是現實。”

詩人借天使鳥兒之口，傳遞詩人自己的心聲。祈求和平，平等的人權。呼吁仁愛和寬恕。

馬爾克斯解釋《百年孤獨》中馬孔多小鎮的孤獨時說，那是因為他們不懂得愛。

確如歐姆·比亞尼博士在序言中所說，該詩具有演說的特點。是傳奇也是反思。

當然，每年雨都會落下
滿足它們自己的幻想，

彷彿雨被賦予了人格，有情感有思想。

當葉子乾枯
樹幹從不在意：

樹幹也人格化，不在意，可能是多年累積的傷痛後自我保護和麻木，或者看慣新舊更迭的淡定，也可能是憐惜，而表

面裝作不在意。

全詩我們彷彿沒有看到詩人作為主體現身，但又處處覺察詩人的影子。因為詩人已經超越了人類地界，進入了精神存在的天空：

人類是一群惡棍：
和他們保持安全的距離！

然後是充滿悲憫和警示：

我們的這些鳥兒
僅僅是渴望穀物
不要從田裡驅趕它們——
它們的翅膀裹著一場風暴。

這部長詩也彷彿是一段段紀實影片，獨特的鏡頭，移動，拉近，推遠，從不同方向讓我們看到世間百態。戰爭，貪慾，自然，火災……

宏達的敘述，把我們提升到更高遠處，也讓我們意識到自身的有限和宿命：

以海洋為墨汁，以天空為紙張
是人類的筆的憂傷。

想想左臂和右臂
在它們之間劃分身體。
關於土地的爭吵似乎
同樣無謂。
為了土地的所有權
人們長期不和。
地球只是開心地旁觀。

所以，世界本無邊界，種族本無隔閡，地球上的人類構成一個命運共同體。

鳥兒們
廣袤的天空你們感到荒蕪嗎？
在海洋可怕的寬厚中
——在海岸對把它沖刷掉的
海浪的迷戀中，
你是否發現什麼奇異的事情？

充滿智慧和哲理的詞句，引發讀者反覆內省。

接著詩人又寫道：

那麼就把自己偽裝成海洋生物——

做魚類，海龜，鱷魚，
讓每個人做適合他的事情
自由自在談論高尚道德的同時
去滿足你的飢餓。

……你的離開在到達時
就已經預定。”

這不正是一切存在的現狀嗎？我們自覺不自覺地進入某種生命形態，如果有幸，這種生命形態與我們的精神氣質吻合。
詩人描述洪水中的景象：

村民爬上小山
逃生，和平地住在一起
就像同一個母親的孩子。
一個聖明的人宣布
這些哭聲因此讓他開心
人們等待
洪水退去
到時那個傢伙就會被絞死。

和我們當下多麼相似。疫情讓我們更多陪伴家人，更珍視食物和日用品。因為供應有限，不能浪費。也讓我們更多反思自己和世界，反思自己和世界的關聯。疾病和死亡迫使我們重視身體和生命。人類居家，少了人類對自然的干擾：天藍水碧山青，鳥鳴似乎格外清麗。同時，災難不應該讓人們喪失信仰——我前日給孩子寫的一首英文短詩：

Stay home, my child
Live a simple life
On limited food and
Unlimited faith...

(後來一個平台需要雙語朗誦，讓我譯成中文：

呆在家裡，我的孩子
過簡單的生活
以有限的食物
和無緣的信仰為生……)

長詩尾聲：

他在湖中看見的鳥兒們
飛向天空。
他袋子裡的一把珍珠
已經拋向它們。
“我口袋裡曾經有同情，”
遁世者說。

聚集在岸上的人群低語，
“這家伙瘋了，”人們說。
“這家伙中了魔了”
遁世者又說，“我曾有同情心……”
人們搖頭。

看來天使注定孤獨。正如馬爾克斯《百年孤獨》：
有的人生是一座孤島，而有的人生是一隻孤鳥。

再次想起他的 Un señor muy viejo con unas alas enormes 《巨翅老人》——可是，德芙杜特天使鳥，見證了無數變遷和生死，沒有再次飛起。他以自己傳遞仁愛和寬恕的載體，把身體分給所有需要的生物。

最後讓我們重讀：
無論在哪裡出生
都要把自己塑造成一朵花。
過豐富多彩的生活
無論一分鐘還是一小時。

願我們的身體裡有天使鳥，我們的精神裡也有這樣的一隻天使鳥。

2020.4.21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詩的純詩刊，為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定期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並登上國際電腦網絡。為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和詩的薪火相傳，歡迎世界各地同好者加入為同仁。舉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或經兩位同仁推薦可申請加入本刊，每年繳交同仁年費 US\$120。同仁得參加本刊所有活動，及詩刊、叢書的分配，並協助其詩集、著作申請國際書號、登記著作權等之出版事宜。有意參加者請直接來電郵聯繫：

nworldedit@hotmail.com

農民出身的葉賽寧是俄國的一位革命詩人，他一生反映了受害者的悲劇，而另一位出身於資產階級的馬雅可夫斯基（Mayakovsky, 1893-1930）則代表革命的希望和勝利者的驕傲之謳歌力量。但是他們有著相似的命運，以自殺了結自己的一生。

馬雅可夫斯基是個破落貴族的後裔，他的父親曾任高加索林務官，因此詩人在格魯吉亞（Georgia）度過童年時代，1906年父親去世後，全家遷往莫斯科，在那裡長大。十五歲時，他受革命鼓舞對工作感興趣而離開了學校參加地下活動，三次被捕。在獄中開始寫詩，監禁一年後獲釋回家。1910年，就讀於一美術學院，不久發現到詩比製圖有更大和非常吸引的號召力量。那時他已加入了俄國的未來派並成為該派的主要人物，發表了〈給社會趣味一記耳光〉（Posh-chochina Obshestvenacmiu Vkusu, 1912）的宣言。詩人在詩中興高采烈，肆意謾罵，甚至在公眾場合嘩眾取寵，但他的目的卻是嚴肅的。

在1912-16幾年間，他寫了兩首長詩〈穿褲子的雲〉和〈脊柱橫笛〉，The Backbone Flute 來表現對世界的不樂和他單戀的悲劇，要將詩“非詩化”，採用粗俗語言的大膽創作。

俄國十月革命時，馬氏擁護布爾什維克的詩作有〈革命〉、〈向左進行曲〉等，劇本有《宗教滑稽劇》描寫無產階級在十月革命的勝利，諷刺資產階級的腐敗。馬氏是共產黨得力的宣傳家，到處演說和朗誦，著有大量的兒童讀物。

1924年，他完成了一首長達三千行的長詩來悼念列寧；次年旅行歐美、墨西哥、古巴等地，寫下《我發現了美洲》詩集。他也製作影片並扮演其中角色。死前寫下《臭蟲》和《澡堂》兩部諷刺劇，諷刺蘇聯新經濟政策和斯大林的官僚主義及國內的機會主義者。他不只是一個政治詩人，在他個人的生活裡，他也是一個愛情主義的訴求者，常遭受挫折。在巴黎逗留時，他曾愛上了一個不

願回到蘇俄去的流亡女子，想與她結婚但遭到拒絕。並因此而和俄國作家協會發生齟齬，這些他解決不了的事情以及精神病終至自殺早亡，使他成了當時一個偉大的革命戰士詩人。現在馬雅可夫斯基的詩多半已成明日黃花，但是他的抒情詩內的創新技巧還有影響力，給人們留下強烈的印象。

我不想做一朵路邊的小花
在晨後悠閒的時光裡被人摘下。

列寧生前並不喜歡馬氏的作品，也不理解他，但樂觀的馬雅可夫斯基一向歌頌列寧。一些詩評家把他與悲觀的大眾詩人涅克拉索夫比較，馬氏擁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

我也非常厭惡
宣傳鼓動部；
我也可以譜寫
關於您的歌謠——
這樣做更愉快，更有益——
但我強制自己
用我的腳踏住
我自己的歌喉。

馬雅可夫斯基的責任感帶給他一種不安也更高等的疾病，他對正在腐蝕革命崇高思想的官僚作風和繁文縟節大膽譴責，他憎恨一般假共產主義和革命存活下來的愚蠢和下流的寄生蟲。其實列寧是不信任他的，且對他的作品惱火，認為未來派及形式主義是一套流氓主義，這是在高爾基的回憶錄中記載著的。盧那察爾斯基也曾說過相似的話。1935年，馬氏的情人和愛慕者比利克夫人投書入克姆里林宮宣告馬雅可夫斯基的偉大革命精神和貢獻，自從斯大林把馬雅可夫斯基稱為“我們蘇維埃最優秀和最具有才華的詩人”後，他的作品便被經典化了。至於他含有政治性的自殺幾乎從未談及（因為官方恐怕他的死亡會引發宗教人士的異議）。

在莫斯科市內的馬雅可夫斯基塑像之下，常有異議派人士朗誦他的詩，給了斯大林一個要把對立者拔掉的意識，他知道如果檢查制度不完全，異議和“邪說”的散佈就會不了了之。

因為與斯大林有些感情的未來派和形式主義詩人是帕斯捷爾納克，他沒有受害。帕氏後來偷偷地在意大利出版他帶自傳性的小說《齊瓦哥醫生》。我們不能說他是一個持有異議的份子，但是他代表了俄國詩壇從黃金時代和白銀時代到青銅時代所謂後斯大林時代（Post-Stalin）的開端。

索爾仁尼琴深受其影響，科學家薩哈羅夫也如是。帕斯捷爾納克被指為寄居蟹，赫魯曉夫迫他放棄諾貝爾獎。後來勃羅德斯基被指的罪狀是寄生蟹並不是偶然的。

俄國形式主義的文藝批評泰斗什克洛夫斯基（Shklovsky, 1893-1984）在革命後加入了馬雅可夫斯基的“新列夫”組織。什氏在革命前就已經受過舊朝代的教育，他深受德法哲學和語言學的影響，對謝拉皮翁、山隘及真正藝術協會有印象，什氏帶給“新列夫”各種文學的營養，如：無意識的感覺、詩語言研究、法國索緒爾的語言論文、務求新奇 Ostranenie 的概念……。他對俄國文學技巧的主要貢獻是認為文學的意義首先是不在乎它的社會內容，而是在於其語言的獨立創造。形式主義派終於為斯大林主義者當局對該派的惱火低頭認罪，什克洛夫斯基也終於改變了他的作風。

形式主義也曾影響了美國的新批評。青銅時代的文學走向對話體的作品，背向辯證法的理論。他們大量採用科學的隱喻，薩哈羅夫與索爾仁尼琴同是科學家，索氏談群島崖坡、癌病房和地獄，葉甫圖申科罵水電站……青銅時代的人物視馬雅可夫斯基是 Mayak，在俄文中正是燈塔的意思。

編輯筆記

散文詩每段起句齊頭，段與段間分隔一行，每段末句往往不加標點……前輩詩人商禽和秀陶的散文詩都有這樣明顯的特點，編者寫散文詩同樣喜歡如此安排，且段末必定沒有標點，藉以重新組合段與段間跳躍的意象並增強整體結構的邏輯性，與分行詩中句末不加句點的作用相當類似。可是，不論如何分行或分段，都只是微不足道的形式，但居然有人將這些形式作為散文詩之必要條件，不這樣寫就不是散文詩了？這未免走進更狹隘的形式主義！詩人羅青數十年前就將現代詩分為分行詩和分段詩兩種，並有“分段詩”即是“散文詩”的說法；秀陶則詮釋散文詩就是以散文句式來寫的詩；編者在這個基本認知上以為不管分行或分段，用韻文（包括無韻韻文）來寫的就是韻文詩，用散文來寫的就是散文詩！證諸於當下大部份分行詩都採用鬆散的散文句式，句子忽長忽短似乎沒有什麼特別換行技巧的事實，信焉！詩，只要充滿個性化色彩，塑造完整藝術形象，便條條道路通詩國，與上面提及的種種形式無太大關係。散文詩也罷，韻文詩也罷，層次分明、脈絡清晰、情景相融都是文藝創作的基本要求。此外，“詩就是詩”，能否由外而內創造出理性有形的意象，又從內而外呈現出深邃自然的意境，顯其風骨、格調和神韻，纔是詩異於其他文學作品的地方。不然，生拼硬湊、無病呻吟、忽焉詩忽焉詩歌……必定會成空洞無物、人云亦云的一派胡言。

本期推出由詩人黑馬代組的“微山湖詩社女詩人輯”。我們歡迎詩人們代組世界各地有特色詩輯，請先電郵聯絡編輯部。

本刊網站 newworldpoetry.com 備有創刊至今的每期電子詩刊、詩集、各類特輯以及資料豐富的詩庫等可供免費下載瀏覽。

美國郵費連年暴漲，本刊經費短缺，除訂閱及與本刊有交流的刊物外，已不再寄贈印刷本給美國境外的作者，而改以電郵寄贈電子版。不得已處請大家原諒！至於有長期電郵電子版服務需要者，請電郵本刊郵箱 nworldedit@hotmail.com 索取。

詩訊

原訂2020年7月由汶萊主辦的“第十七屆亞細安華文文藝營”，由於新冠疫情，各國代表無法前來，而改以視頻方式於今年6月5日召開。

北京外國語大學2021年第二屆“王佐良外國文學研究獎”公佈，張子清著《20世紀美國詩歌史》（三卷本）獲二等獎。

《詩人托夢》是詩人張錯的第21本詩集，經由台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於今年5月出版。

Z. Bridge Press Home之橋書屋最近推出馮晏的個人自選集《馮晏詩選2016-2021》，已在Amazon上架，Barnes & Noble等實體書店也可以購買。

詩人王居明詩集《顛倒的黃昏是早晨啟蒙》經由先驅出版社於今年四月出版，列為“異類詩庫”之一。

詩人夏露中英文對照詩集《夏露短詩選》經由香港銀河出版社出版。

新大陸叢書書目

| | | | | |
|-----------------------|------|-------|-----|---------|
| 1 河傳 | 詩集 | 陳銘華 | 售完 | \$5.00 |
| 2 溫柔 | 詩集 | 心水 | 已出版 | \$5.00 |
| 3 細雨淋在青石板上 | 詩集 | 千瀑 | 已出版 | \$5.00 |
| 4 氣候窗 | 詩集 | 達文 | 已出版 | \$5.00 |
| 5 苦水甜水 | 詩集 | 千瀑 | 已出版 | \$5.00 |
| 6 童話世界 | 詩集 | 陳銘華 | 售完 | \$5.00 |
| 7 錢江賓客習字集 | 書法 | 王施小菱編 | 已出版 | \$5.00 |
| 8 怒海驚魂 | 小說 | 黃玉液 | 已出版 | \$10.00 |
| 9 白馬無疆 | 詩集 | 果風 | 已出版 | \$5.00 |
| 10 四方城 | 詩集 | 陳本銘等 | 已出版 | \$8.00 |
| 11 魚貝短篇小說集 | 小說 | 魚貝 | 售完 | \$15.00 |
| 12 此情可待成追憶 | 文集 | 吳懷楚 | 售完 | \$6.00 |
| 13 我用寫作驅魔 | 文集 | 心水 | 售完 | \$10.00 |
| 14 本命年 | 詩集 | 遠方 | 已出版 | \$5.00 |
| 15 愛之旅 | 詩集 | 陳齊家 | 售完 | \$5.00 |
| 16 春天的遊戲 | 詩集 | 陳銘華 | 售完 | \$5.00 |
| 17 夢回堤城 | 文集 | 吳懷楚 | 售完 | \$8.00 |
| 18 詩人與同性戀詩人 | 論介 | 劉耀中 | 已出版 | \$10.00 |
| 19 月比故鄉明 | 文集 | 郭揮 | 售完 | \$6.00 |
| 20 我的飛天 | 詩集 | 王露秋 | 售完 | \$6.00 |
| 21 我欲挽春留不住 | 詩集 | 吳懷楚 | 售完 | \$8.00 |
| 22 聽雁扣舷集 | 詩集 | 周正光 | 售完 | \$8.00 |
| 23 女兒入籍 | 文集 | 遠方 | 已出版 | \$12.00 |
| 24 天上人間 | 文集 | 郭揮 | 售完 | \$8.00 |
| 25 死與美 | 詩集 | 秀陶 | 售完 | \$25.00 |
| 26 天梯 | 詩集 | 陳銘華 | 售完 | \$8.00 |
| 27 三釘記 | 詩文集 | 千瀑 | 已出版 | \$8.00 |
| 28 水字 | 詩集 | 張耳 | 已出版 | \$8.00 |
| 29 九月的歌 | 詩集 | 遠方 | 已出版 | \$10.00 |
| 30 我的複製品 | 詩集 | 陳銘華 | 已出版 | \$8.00 |
| 31 悠悠流水 | 詩集 | 揚子 | 售完 | \$8.00 |
| 32 上世紀最後 de 對白 | 詩集 | 遠方 | 已出版 | \$8.00 |
| 33 白雲一片去悠悠 | 文集 | 遠方 | 已出版 | \$13.00 |
| 34 防腐劑 | 詩集 | 陳銘華 | 已出版 | \$8.00 |
| 35 分身術 | 詩集 | 明迪 | 已出版 | \$10.00 |
| 36 雲雨情（中文版） | 小說 | 逸韻 | 已出版 | \$14.95 |
| 37 寄居蟹 | 詩集 | 遠方 | 已出版 | \$12.00 |
| 38 明日又天涯 | 小說 | 吳懷楚 | 已出版 | \$20.00 |
| 39 秋窗（Autumn Windows） | 英文詩集 | 非馬 | 已出版 | \$10.50 |
| 40 散文詩五論 | 詩集 | 陳銘華 | 已出版 | \$10.00 |
| 41 詩療卷一：遇見天地 | 詩集 | 陳聯松 | 已出版 | \$10.00 |
| 42 詩療卷二：遇見你我 | 詩集 | 陳聯松 | 已出版 | \$10.00 |
| 43 詩療卷三：遇見漢字 | 詩集 | 陳聯松 | 已出版 | \$10.00 |
| 44 重返地球 | 詩集 | 陳銘華 | 已出版 | \$10.00 |

*郵購以上書籍，每冊國內請加空郵郵費\$2.00，國外\$4.50。寄：

**PRO-SCIENCE
PRO-HEALTH
PRO-VACCINE**



**力挺科學
力挺衛生
力挺疫苗**



微信掃描二維碼關注新大陸公眾號

新大陸詩刊——美洲唯一定期出版三十一年之華文現代詩刊

◎珍惜資源·保存心血·閱後如不欲保存，請轉送他人◎